

世界文学名著

環



辛夷底廣漠的田野，在酷熱的夏陽之下，彷彿更大了，因為暗黛的雲煙蒙住了遠山。一切在這午後的炎熱中是平靜的，從那低沈而稀薄的雲煙後注視着，遠遠的，遠遠的石山更青蒼了。彷彿，這全個地方是在繁華的夏天的沈睡中，也像在劇戰與行俠後而休息了。

在那田野底盡頭，有一條小河安靜地延綿着，強烈的太陽，用自己底光線透射它，從它吸起青色的煙霧，它是叫做柴汀那，它給這名字於那（遼遠而廣大圍着它自己的）全部的遼闊的地方。在那田野的近傍，村聯莊，山聯峯，堡聯堡，結末是韓村與契的羅克村，有大橋在中間聯着——在它們下面是倍格羅克村，緊貼在卡迪牙底山巔畔，村裏有個圮毀了的赫仁堡，更下是奧特西村，

有亞灑泉在中央。

如此等等在這塊空曠的區域裏。

當你凝想着那些名字時，你似乎聽見『霍特夷奧』（註一）底聲音，這種聲音以前曾在那些山中間回響，而在廣遼的田野裏消失。

假使你聽得那羣山中底悠長的英雄的歌——這歌使人憶想到監獄與镣鎖，鮮血與匕首——看見那在山峯間走着的強壯的青年，帶着光輝的銀板與有大買司寇鋼做的銃管的長鎗，你就感覺到魔術的與英雄的東方似在目前。

果然就是連現在那些柴汀那人也還不想如何平靜地生活，但是他們終於平靜地生活着，因為他們該得如此，而也因為已沒有什麼他們可以之一戰的人了。

土耳其人在久遠之前已早跑走了，但是以前在他們底心裏還燃燒着對於戰爭與光榮，豪強與復讎的羨慕。這羨慕心折磨着他們，在任何事件上引誘他們，這些事件在從沒有土耳其人的地方底人是不名之爲『英雄氣概』的。

雖然那地方在這夏天的驕陽底淫威下彷彿是平靜的慵睡的，但它卻像戰爭與行俠後而休憩着。

那一年剛滿一百六十年，自從柴汀那人逐出土耳其人，那是一次最後的大戰爭，因為較小的在後面還時常碰到。後來，柴汀那人僅擴展了一天行程的地方，離開那土耳其的疆界。

那次最大的戰爭是那麼可怕與奇怪，就是到現在人們還講着關係那次激戰的傳說咧：他們底聖母曾把『心痛』撒布於剛強的土耳其人底營帳中，把堡裏的劍威嚇那些土耳其人，並殺死了大隊的土耳其軍隊。也許人家時常講述這段傳說，因為沒有一個在柴汀那長大的人，他不知道那段傳說的。

但是更甚於這傳說的，人家每年舉行一次英雄的遊藝——環戲，柴汀那底榮光時代的回憶物。

每逢八月中的一天，那時候柴汀那底男子，穿了古英雄的光輝的服式，馳騁着寶馬，用鎗刺入鐵環中。但是參加賽跑與擲鎗的僅是些富有的城裏人與鄉村中的良家子弟，這些鄉村子弟城裏

的親戚願意借給他們以玩環的服裝與價值連城的寶馬底飾品的。

在這平坦的柴汀那田野良馬是極多的。這田野的最大部分是一些新鮮的草場，每屆炎夏有幾大羣的駿馬在這些場上牧放。活潑的青年也是多的，他們在這兒賽跑、跳浜、跳矮樹林，祇有這些馳越田野的青年們纔需要那種光輝的服式，俾使他們也能在環戲中現自己底英雄氣概。

那是如何的美麗喲，在那幾千個緊擠了看這種漂亮的賽跑的人們之前！

現在強烈的太陽曝熱了田野，空氣因了炙熱的地面底高熱而浮動在它底上面。從遠處看它上面似乎並沒有活的東西，但在柴汀那河與其支流底傍邊的柳樹底下，卻休息有馬夫與幾個牧女，在馬底傍邊，它們爲炎熱與早晨的驅馳所勞倦而躺着。那裏，在田野底盡頭的安泰草場上，有豹啼泉吼叫着，泉畔直豎着低的柳，高的白楊。在它們底昏暗的短短的蔭裏有三個倍格羅克村底牧馬人，等待晚涼，以備從新馳過草場，與美麗的牧女伴着回到他們底村裏去。

那三個青年全穿着純白的鬆了鈕的汗衫，藍的紗羅的襯褲，一塊躺着，談講到馬與草場，娛樂與姑娘，短刀與長鎗。他們長久地講下去，直到他們之中最年青的一個突的靜默了並開始向河凝

視的時候，河那兒這時有一個白色的東西在草裏露出來，並且行動着，有時在蔭裏，有時在太陽頭裏。

那是倍格羅克村底牧女們與洗衣女們，她們天天在約摸交午的時候，脫去衣服爲的在柴汀那河那幽幽處洗浴，這時，柴爾戈底因陽光而擠緊的眼瞳更掙大了，俾便更清楚地看那些美麗的牧女們在草際脫衣服。

柴爾戈是一個還帶有孩子臉的青年，但身材是那樣強壯：別的青年們如跟他角力，祇要一點小手腳就沒有不跌出去的。他生有濃厚的金黃的頭髮，無鬚，一對光輝的大眼，長睫毛，豐滿的臂腕交錯在白皙而豐腴的胸上——那麼朝天輪着——他很像那種常常激怒她自己底愛人的固執的姑娘。

他底同伴是同樣的美麗與強健的青年一如他自己，但比較他略爲老一點。這三個是好朋友，在同一個村裏長大了的，還祇在孩子的時候，他們已一塊兒在這田野上跑來跑去，就是一個超出了別個，也沒有妬忌與爭吵。也許會發生過孩子打架，但總是因了一點小事故，此種事故他們甚至

提起都不再提起它。

這午時的太陽炙熱了，弄疲了田野裏底一切活的東西，草場上由泥洞中蒸出惡氣窒息人。但那些活潑的青年們，並不感到疲倦與炎熱。他們幸福的滿足的笑，回憶着他們自己村裏底姑娘們，講述他們在前幾個娛人的晚上聽見過的或講過的那一切。

他們知道柴爾戈是迷戀於馬爾達——那個倍格羅克村裏最漂亮的姑娘，但他們並沒有當他的面提過她。他們也知道他僅是一個十八歲的人，而她卻大上兩歲，她要作他底妻子，那是不能夠的。還有柴爾戈底父親是一個「海圖格」(註二)而且是一個可怕的莽漢，馬爾達底母親是一個魔女，青年們不敢到她底屋門前，也不敢露在她底眼前。所以他們講起他倆底愛情來僅僅是說笑地的。

可是柴爾戈與馬爾達卻超乎說笑以上地相互愛着。

有一次柴爾戈游泳柴汀那河到馬爾達那裏去，差一點溺死了。馬爾達呢，時常快活地微笑，當她瞥見了柴爾戈的時候。

但有些人並不知道這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們兩人避了衆人底眼線與竊聽而每天愈益熱烈地相互擁抱着。這夏天他們也相互擁抱於柴汀那河底許多打影的蔭下，——在那兒馬爾達等着他，在她洗了浴以後，而柴爾戈時常奇怪她是如何的香。

她芬芳了健康與青春。

在這段愛情裏並沒有卑鄙的事發生，他們祇是用無數的接吻來實現它。

爲此現在柴爾戈開始焦燥了，因爲他們底會面的時候已經臨近，他底心裏底希求馬爾達底親吻的願望逐漸長起來了。而更大的原因，因爲已是他不見她以來的第十天了，也因爲他預感到了馬爾達是有意在規避他，而他卻並不知道爲什麼。

猶里柴與迦萊躺在柳樹下仍繼續前話，甚至誰也沒有注意到柴爾戈底煩燥。

從他們躺着的那些柳樹下看那田野，祇有幾處地方爲樹列與霧光所屏障。從那裏人們不能夠看見什麼別的東西，而對於那些青年們，這田野就彷彿是全世界，在這世界裏他們也就是那空間與平靜底主人。所以他們恰不想着什麼地，隨便講點什麼，以消磨那漫長的夏日。

是那樣的日子：最好是躺在豹嘯泉畔，等待，直到太陽注完了它底炎熱在那一大片地上。隨後黃昏無論如何得來了，而牧女們又決不會在太陽未降落之前先走了的。

但是到（那剛在最發猛地蒸炙乾燥與龜裂的土地的太陽）下落時，還差得遠，很遠呢。

那些也是各式各樣躺了的馬，平靜地喘息着，但柴爾戈底「黑漢」卻並不那樣，它在柳樹間徘徊，從容地嘶鳴着，腳搔着地。

那只馬是奇怪的馬，並不比別的馬大多少，然而卻比柴汀那其他底馬大為美麗。這馬是柴爾戈底父親，當他尚為海圖格的時候，有一天昏暗的夜裏，把它引到家裏了的。它是黎芙奧的一個「勃育」（註三）底坐騎。這個勃育被他在潑羅洛格近傍殺死了的，後來，跟其他的海圖格們瓜分了他底財物。

人家傳說那個勃育除了銀的軍器與金繡的衣服外，再有一千個金「杜楷特」（註四）但是海圖格拉希柴——就是柴爾戈底老子——更看中那黑漢。他就祇挑了這個黑漢給自己，別的——一概留給了同夥，讓他們去分拆這些餘外的東西。

誰也沒有說過拉希柴幹壞了。可是人家卻也傳述說，那勃育臨死時曾對他說：『我的黑漢不搬幸福到你底家裏』。

它還是一匹年青的馬，瘦如女子，小頭，細腳，別的一切也都極美麗：你即使對它看個一整天，也不會使你看厭。它黑亮如成熟的莓，捷如——天呀！它跑的時候，人家簡直不能看見它。一點兒草料够它消費了，可是它卻永不疲倦，即使你騎了他沒完沒結的一口氣跑上三天。

它祇喜歡清潔，好像它也懂怎麼它才美咧。它很贊成被人撫愛，除了開首，它還不能忘情於它自己底勃育的時候。可是不久它就習熟於柴爾戈與拉希柴底親熱了。他們不叫它黑漢，但叫它阿爾坡，這祇爲了愛它。他們實在沒有看見過，沒有聽見過別人也有與這相仿的馬。它是一隻狡滑的馬，那樣地警機：它甚至於知道它主人所想的念頭哩。要是你呼着它底名字，它立刻就走來了，或者假使你帶着駕馬具走它身邊去，它就伸出頭，張開嘴，還有百十樣別的優點，一時正也說不完。但是假使它突然看見了它未之前見的東西，或者聽見了某種異常的聲響，除了鎗的射擊，它就連駕具也要掙斷，並且你底眼睛也不再能追得上它。但它並不害怕鎗聲，祇搖搖耳朵，嘶鳴幾聲，以腳蹬地，

似乎它在戰爭之中。但它並沒有加入過戰爭，除了那一個黑夜，它底勃育被殺卻的時候，因為它底勃育是一個英雄。並不害怕什麼，直到他的心口中了海圖格底鎗彈。

這馬就是那樣子的，它繞着柴爾戈用它自己底細腳爬地，安靜地嘶鳴，知道它這午後又要跑過草場到柴汀那河底那隱曲處。現在柴爾戈瞥了他自己底阿爾坡一眼，希望馬爾達將等候他。

他平靜地立了起來，一把抓住了黑漢底頸毛，縱身上了滑背的阿爾坡沒有向迦萊與猶里柴說什麼，直到他走了的時候，也沒有開一聲口。阿爾坡祇低低地垂了頭，折着它自己底美麗而光輝的頸項，像一隻弓，開始驅馳過平坦的草場，跳着小而乾涸了的溝。發燥的草地依稀地發響，柴爾戈底白汗衫與金黃的長髮在夏午底滿光中回返出光彩來。

但片晌後柴爾戈扣住了他底在疾馳中的馬，開始慢慢地走了，因為有一種強烈的歡樂塞滿了他底心胸，他要唱歌了：

草與三葉草生長着，

除了那四隻小孔雀，

有三隻孔雀在它上面食草。

一個小姑娘看守着它們；

她穿着白色的汗衫

不是織的，不是紡的，

但是用金子鎔成的。

「柴爾戈唱着，他底歌聲消失在平坦的田野上了，彷彿那歌聲是從一塊極遠的地方飄來的。」
柴爾戈唱的不響，因為那是女娘底歌，不是英雄底歌。

當柴爾戈走到田野裏老遠的時候，猶里柴說了：

「盼黎契爲了參加環戲跟他們商量過想借黑漢一用」。

「盼黎契？哪個盼黎契？」迦萊說。

「馬二哥·盼黎契，你不認識他麼？他就是那個城裏的（老帶着「番蛇」，（註五）開店在祈

禱所傍邊的）商人底外甥，但是柴爾戈不見得肯出借他自己底阿爾坡」。

「他是不错的，那些人在玩環時全不顧死活的折磨着坐騎。再者黑漢甚至還是強性子的，而且——」

「倒不是爲此，柴爾戈今年也想參加環戲哩。你瞧吧，既不是那樣的馬，也不是那樣的玩環人。」說着他們捉直了視線沿着炙熱了的田野望出去，似乎他們看見就在他們底面前馳過一列騎在駿捷的馬上的光輝的玩環人，而那些玩環人又似都用了夏陽底純光繡了的。

「什麼？」後來迦萊說道「柴爾戈從那裏去得到那環戲人底衣服呢？今年大概祇有三十左右的人跑了，因爲今年的玩環將與原來不同，自從它變了，「每個人祇穿他自己底衣服」。」

「噯，衣服對於他是很容易的。拉希柴難道沒有海圖格的錢麼？或者你沒有知道吧？拉希柴早已定購了需用的一切了，就是軍服、襯襖也早定了……一切都用乾金繡的，再美麗的是很少的了。馬鞍與馬韁他是從勃育那裏得着的，這你早已看見過，——我想，再不能有比這更好的馬衣的了。阿爾坡是黑的，披身的卻是純銀！不過衣服不是爲柴爾戈定的。」

「呃！這又來了！他不是爲柴爾戈定！難道他自己要用玩環人底衣服麼？」

「拉希柴定給他自己的！」

迦萊一點也不詫異。他知道拉希柴是一個老的海圖格軍官，勢力猶如國王，又爲負有盛譽的勇敢者。又富，又常常要人家把他說得更誇大點。

「那時再見吧，柴爾戈，環戲！」——迦萊突然喊叫了，並坐了起來。——什麼東西拉希柴一記進了自己底腦袋裏，誰就莫再想把它拔出來。你續下去說，柴爾戈——」

「但是柴爾戈說他要一次一次的求，直到答允他賭跑，並給他衣服爲止；而衣服兩人是一樣式樣的——你沒有知道麼？……你昨天沒在馬太沙夫林裏——柴爾戈那樣講的……想想看吧：柴爾戈是十八歲，而拉希柴現在五十歲了……」

「那麼，他不肯放手麼？」

「不！」

兩人一同沈入沈思之中而靜嘿下來了。

柴爾戈已不再看得見，大概他早已沒入柴汀那河畔的柳樹與叢草之間了。太陽依然無休止

地燃燒着，而靜寂則彷彿比先前更甚了。

那光輝而廣大的田野暗下去了，蘇醒過來了。

西面的羣山開始伸展它們自己底影越過廣大的田野，馬夫與牧女底聲音開始聽見了。有幾處地方，時而牛吼，時而馬嘶與腳聲，現在這一切全與愛歌、雄曲相混了。

在這太陽沒落之際，大地開始深長地呼吸了，微風也開始從東方嘯拂那曬熱了的區域。這區域，如一個被撫弄的處女，因了雲煙與西方的陽光發紅了。似揮刷了鮮血一般，地上彷彿抽出了紅花。

那偉大的田野，當馬蹄擊踏着它時，不斷地奇異地發出回響，宛如它因了那些土耳其的與柴汀那的騎者底折磨而在嘆息。

它發出回聲，因為某時這地方是一個大湖，但現在地殼與青草長沒了它。在它底下面現在還湧着無底的大水，因此在駿馬底蹄下反出回聲來了。柴汀那底小夥子並不害怕這些回聲，反而

有好多大隊的騎士，帶着絲織的旗子與邊鼓，顯現在他們底面前，當他們，閉着眼睛，開始唱那讚美那些在這兒馳騁過的隊伍的歌曲的時候。

就是那些牧女們底歌，也足威嚇那些一心一意想把她們搶跑了的人們。在她們底歌裏，也是英雄與武器的氣分遠過於關於青年與愛情。當聽着那回聲與那些歌曲，你不禁要說，這全部地方一躍而起，迅步到極遠的地方去參戰，爲的想卽在這同一的夜裏，追到那帶着賊物而逃了的敵人。

那時候猶里柴與迦萊立起身來，而且騎馬走了，在老遠就張開眼睛搜尋着那些最可愛的牧女。

可是牧女們也已知那兒是她們底最親愛的青年們，她們趕了自己底牲口往那邊去。

於是在田野的路上，現出一隻一隻走着的幾羣牛馬與臂連臂或擁抱着的成羣的男女，年紀小一點騎着跟在他們底後面。有幾個青年賭跑過草場，但對於他們一切牧女都是一般地親愛的。太陽愈漸漸沈下，草場上愈益無人了，祇在村莊下的野路上泥塵爲衆人底腳所絆起。

在十字路口他們再玩笑的站一會，隨後四散分走了，而且你叫我，我叫你的在笑聲與歌聲中透出來。一切全是姑娘與青年，年長的與小孩子祇有幾個吧了。但在村子裏，這一些人全算是小孩子，但見幾羣的孩童，很不容易把他們一個一個分別出來。

他們都長着白髮，穿着白的長汗褂，繫以紅帶，人家常常看見他們在岡巒之間，五六成羣的，手裏執着長鞭，赤頭，無所事事的走着，或者跟在牲口的後面。甚至在邱陵底巔上，有時人們也能看見他們渾身雪白的高高的現着在地平線上，猶如石膏的塑像。黃昏之前在那些山嶺之間也飄出叫聲。漫長的回響與年青的咽喉底歌聲，這些咽喉，當在峻峭的山坡上急奔時，是微顫着的。

過後那些聲音與男男女女底歌曲混雜了，與由田野回來的那些牛馬底吁聲混雜了——衆聲攪成一起，圍繞着野果樹與接骨木之間的白色村舍。

就在那樣夏天底傍晚時分，在倍格羅克村下面，柴爾戈與馬爾達在她底屋門前分手了。他們底聚會與分別以前是常在那裏的，差不多次次一樣。

他們相互攙手，相互注視着各人底眼睛，而且回望一下，看有沒有人在近邊，那時他們相互的

吻着幾次，隨後柴爾戈走了，時常回望着馬爾達，直到他轉入了街道，沒入了房屋之間。但馬爾達卻凝望着前面好一會。似乎她在揣測着將來。就因為他們常常看見她沈思冥想。村裏的人說，她也將成爲魔女，像她底母親一樣，別的姑娘們他們從沒有看見過深思冥索的。

那天傍晚她也立在屋門前好久，垂了眼睛，因為她詫異着她自己底思想。她時時害怕也許柴爾戈快來了，她留意地藏起自己不爲他看見已是第十天了。

這個馬爾達是一個美麗的姑娘，她底頭美，遮着黑色的頭髮，醬色的顏面帶有淺黑色的睫毛，唇紅，宛如緋色。一對昏沈的大眼，從深處奇怪地射出光來：因了她底注視，你便周身酥軟而無力了。她底身材健康，人家說是鎔鑄成的。她底胸部墳起，暢出了精製的汗衫，似乎那是最精良的幕帕。注視着她時，你將感到一種存在她身裏的隱潛的勢力，你願意開始跟那種（完全爲了想搏戰，結果終於失敗而掀起的）勢力戰鬪。然而戰勝它的是那種比她更強烈的勢力。

雖然她是窮的，可是她穿得够美了：比諸那些有錢的姑娘們一點也不醜陋，她身上底裝飾很少，但一切全整潔可喜，相稱於她底美麗的身體，彷彿她底衣服底所以美麗可喜，完全因爲穿在她

底身上的緣故。沒有一個青年不有望於她，假使他看見她那麼樣健康而又爲黃昏的光色所煊染，因而彷彿更比尋常美麗了的模樣。

但是青年們底母親害怕她底母親；而且她們想，她們不是無故而怕的。

馬爾達還立在這裏垂下了長的睫毛沈思着，直到她母親底聲音驚醒了她。

這老婦人搬了點木柴，柴爾戈底老子拉希柴也在她傍邊走。

但是當拉希柴·契爾諾希耶身上底銀板愈叮噹的響，而她愈聽得他老是命令人的威猛的聲音時，馬爾達愈加蒼白了，接着又泛紅了，像一朵紅花。

這一次比以前更厲害，因爲她聽得拉希柴跟她底母親講着她。但他祇請她端一點冷水給他，銳利地瞥了她一眼，踏着海圖格式的步伐去了——地在他的腳下回響，銀板叮噹着。

那晚馬爾達沒有問拉希柴講了她什麼話，因爲她害怕那個海圖格軍官就是想也不敢的，——並不爲了害怕自己底家人。她底母親並不是一個像人家所傳稱的魔女，祇是老而醜的婦人罷了，父親呢已病了長久，連人家在他面前講話也聽不出。她的姊妹小伊凡還是一個女小孩，其外

就沒有別的人在她們家裏了。但是母親也沒提起什麼，祇看見在門前，凝望着那逐漸暗下去的遠山。

岡嶺上底喧聲逐漸少了，現在祇有單獨的聲音隱隱地聽得接着又很快地消失了。

但過不了一會，當溫暖而平靜的夏夜覆蓋了全個區域的時候，就不再聽見什麼聲音了，除了柴汀那河底怒號與貓頭鷹底鳴聲。

在這地方，如此靜寂的夜已有一百六十年了：無論在懶散的夏夜底月光裏抑或在壓着沈重的雪底苦寒的冬夜裏，總是一般的。

(註一)回教底牧師。

(註二)匈牙利底步兵。

(註三)土耳其人底稱呼。

(註四)往時歐洲諸國通行之錢幣名——約值十法郎。

(註五)土耳其的氈帽，頂鬚上有縫。

二

那位拉希柴·契爾諾希耶——柴爾戈底父親——底生活是奇怪而杌隉的。他是像獨子被富有的父母溺愛了似的，但並不衰弱，因為在柴汀那人家甚至聽也沒有聽見過他有那種父母的。他祇慣於要人家過分的稱讚他，要人家做些合於他所想望的什麼。

沒有人像他那樣美麗與強健，沒有人像他那樣有財與有勢，當他長成至够於結婚的時候，他很可以在全個柴汀那地方選擇一位姑娘。但是拉希柴誰也不要，單看中斯泰娜，後來她做了馬爾達底母親，現在人家稱她為『老魔女』。

但是那時候她是同樣的美麗猶如現在的馬爾達。

也許她甚至還要美麗一點，因為拉希柴曾跟他自己底父母激烈地辯論過，為着他們要他跟別的有錢的女子結婚。可是他們很懂得自己底拉希柴，終於對他說：『跟她結婚吧，孩子，祝福你！雖

然她是窮的，卻是爲我們認識的女兒中最漂亮的一個。我們一點也不需要路珈底寶貝，因爲我們自己已有得够多了。他們這般說，因爲他們時常願意他們底拉希柴是完全滿意的。

那時候他真個快活極了！人家說他走路時，快活得連腳也不着地了，

這是夏天間的事，他們定在秋裏結婚。

但就在那個夏天，災禍降臨到全個柴汀那：黑色天然痘開始殺人了，鐘聲整天的發響。簡直沒有一間屋子裏不搬出死人來的，並且現在人家又常常提起那個最可怕的年頭，就是那個土耳其時代中最黑暗的年頭。

這上帝底毒鞭也撻伐到美麗的斯泰娜身上。她真够受苦了，但在不幸裏她依然活着。當她回復了健康臨鏡自覽的時候，她立刻對拉希柴說：『我不能够做你的妻子了。』

真的，她在病後變得連她底母親也認不得她了。她成了一個醜人了，祇有一對眼睛仍舊美麗的。但因了悲哀的思想，後來她的美麗的眼睛也就變爲醜陋的了。

但是拉希柴那麼厲害的愛斯泰娜，甚至那時候他也願意娶她的。但她不願意，最後他祇好放

過她在平靜裏了。

他們相互的你愁着我我愁着你，那時拉希柴跟路珈結婚了，斯泰娜跟窮苦的意里耶結婚了。但他們的心裏誰也不感到快樂，雖然他們還是很年青的。他們沒有一個人已是二十歲，當憂愁引來死亡到他們眼前的時候。

從那時起一切惱悶都來圍困斯泰娜，沒有一天沒什麼來碰她的，起首，人家說她像一個幽靈，當她嫁了，甚至稱她做魔女了，——而且要如誰突然病了，或者誰的牛擠不出了牛乳，這一切都是她底過失。而且假使什麼東西丟了，他們來到她的門上，問她這件東西底下落。

斯泰娜低首於那些不幸之前，極力做他丈夫底好妻子。但是拉希柴愈長久的跟路珈一塊兒過生活，愈厭惡她。她果然生了個兒子柴爾戈給他，但他漸漸變得嚴厲而易怒了。

當他底父母死了並在土耳其邊境上射擊純熟了時，他離去了自己底家而當了海圖格軍官。如此他驚嚇了那些土耳其人，也嚇了別些與他們交易的人。

那時候那些關係海圖格軍官大英雄拉希柴底歌也製出了，因了他土耳其底婦女們哭泣着。

當他聽得了他底妻子死了時，拉希柴回到了自己底家裏，不想再出去，可是他更常常突然跑了，例如，像那時他從勃育那裏把黑漢引了來就是。

三年過去了，其後，他留在家裏極平靜的；那時柴爾戈十五歲了，拉希柴四十七歲了。他搬來了那麼多的金幣和銀幣以及其他東西，致使柴汀那人在爭執時說：『就是給我拉希柴底寶貝，我不要你！』

可是對於拉希柴沒有人說什麼，甚至反而極敬重他，不祇是鄉下人，就是城裏的那些人也是這樣的。其時是如此情形的時候。

他們還選舉他做倍格羅克底村長，而拉希柴·契爾諾希耶也覺得捨我誰屬，老是易怒的，而且是冷酷的。

但在這最近的時光他似乎有點變了。他不再是那樣的嚴厲而更快樂得多了，有一次他似乎突然微笑，雖然他那時並不是笑着什麼。他底面貌變形了，變得年輕多了，那一對殺人的眼睛，也開始閃射溫柔的光，猶如他底兒子柴爾戈底眼睛。他也不再唱那海圖格底歌，卻低低頭哼起純粹的

女兒曲來了，村人們說：『現在他做了村長，有一個強健的青年兒子，且有滿屋的東西，爲什麼他還不快活呢？所以甚至連他底海圖格思想也消除了。』

但拉希柴並不像他們所想的那樣快活。

當他從海圖格職位裏回來了的時候，他與人落落寡合了，人家對他致敬時，他至多還一禮而已。他祇建築營造他自己底新的三角堡——內有一個大庭院，還有不少的鎗眼，猶如一個戰堡。——在奧洛夫岩石下，他祇跟柴爾戈一塊，似乎他能把那從前他們不在一塊的全個時間調換過來。可是當柴爾戈對他說什麼的時候，他掉轉了他底頭，猶如不聞。對於所有的人也都是如此，因爲他想，沒有誰是像他那樣的人，而他對他底兒子所以如此者，因爲於他覺得，他還祇是一個小孩子吧了。然後村人們也不與他過往了。

『他殺了好多人，雖然祇殺土耳其人，可是他還沒表白過他所做的一切事件咧。也許他甚至殺過我們基督教徒底弟兄。』

他們既這樣想，卻又那樣選舉他做村長，因爲他們知道所有的人全將（因爲他慣於發命令

而服從他的。

但是秋天也來了，這是他從海圖格職位裏回來之後的第二個秋天，跟這秋天來的也是些昏暗下雨的日子。

堡築成了，但它是如此地毫無生氣與冷靜：當他坐在裏邊的時候，他彷彿安排哭泣哩。要是他走出去，也仍然是同樣的憂愁，因為那田野與全個區域被冷酷的雲煙籠着，微雨壓迫着，又因為他在堡裏既沒有工作，在堡外也是無事可做。連一點聲音也不聽見，而柴爾戈又是在村裏的別處地方，而且，也許，跟姑娘們一塊在活躍的火傍唱歌呢。

這於拉希柴覺得，他是孤獨的完全孤獨的在這全個世界上。他也知道沒有一個人愛他，雖然他們怕着他，甚至柴爾戈也是如此。

當他在無人的堡裏過了一個那麼樣的黃昏，那漫長的冬天走入了他底意識裏了，它是快樂了，而基督降生日呢，也並不會比那種憂愁的秋天日子快樂。

當數着到基督降生底日子，他停止悼亡節日上了，於是他底幽暗的思想變得更憂愁了：他記

起了他底去世了的妻子路珈與一切他所犯的罪過。

他記起了那天他棄了家到海圖格那裏去的情形，那時她抱住了他，不讓他去，而他如何推開了，記起了那受驚的與和善的（臨去時在他後面目送的）視線。且記起當他回家時的一切晚上，那些晚上他並不與他自己底妻子說什麼，祇低聲講着那些被劫去了的寶物，這些寶物是他收藏在岩石裏的……當柴爾戈因害怕而顫抖，並吃驚地注視他時，他把他攔到自己底面前，但並不去吻他，祇爲要使路珈不受用。他記起了可愛而謙遜的她底視線（那是他不願意地留心過的）——如何的她對他，因了害怕，很快地垂下了她自己底大而藍的水汪汪的眼睛。

現在他覺得那一雙眼睛一點也不那樣醜陋，他願意犧牲他所有的一切，再看一看它們。而最大的原因是：他想在她面前洗刷他自己，爲了那些他對她所做的一切。

他至少要抱一抱柴爾戈，這是她身後唯一的遺留品，可是連柴爾戈也並不在那裏。

他也記起了她死時是孤獨的，沒有人注意她，而她就是咽氣的時候，也祇想着他。她留下了她自己的田地、草場與她所有的別的東西，這些恰全是給他的，不是給兒子的。他很知道她多少愛着

柴爾戈她愛他猶如寡婦之愛獨子，這是親愛的丈夫過世後留給她的。

因了那樣的思想，奇異而沈重的憂愁掩覆了他全部的靈魂了，拉希柴發愧懣悔那從他孩子時起一直沒有做過的事情。

那時他突然想起了那一切被他當海圖格時（在多石的勃羅洛格四周底山峯之間）殺卻了的人們。

他記起了他們如何穿過山谷，快活地歌頌英賢與情愛，很快地趕着向那些滿心等待着他們的他們底伙伴。

他尤其清楚地記得一個冬天底晚上，那夜下着嚴密的雪，而且是那樣冷靜：歌中底語句也明晰地聽得出，似乎那過路人就祇離開一鎗地方遠近。

有一個英雄在跟他自己底坐騎講話：

現在在山裏你害怕作甚？

是怕狼或者海圖格？

愛

狼在山裏不與狼尋覓，

我底羽翼呀！海圖格卻打海圖格。

我底社會是狼羣，

我底會話是鴉陣。

像他現在剛聽得這歌似地，他清楚地憶起了那一個冬天底晚上了。

他憶他如何裝好了他自己底鎗，而如何沒多長久之後，在轉折處，濃密的雪花中，現出一個年青的土耳其人，美麗而身材相稱，恰一如他底柴爾戈。

是呀，他恰是像柴爾戈呀！

在那一忽兒他差不多第二次聽得了他底猛烈的驚喊聲了，一樣的像那時他用子彈打中了他的當兒。他彷彿看見他帶着手鎗，但他底手立刻鬆軟了，全身栽倒入雪裏，猶如被斫下的松樹。

如此地往事一個接一個的向他連續而來，但一切全是憂愁的，流血的，它們之間甚至沒有一處拉希柴是和善的，或者是有惠於人的。

同時他想：那全祇是他命運底辜錯，這命運從他落地時就伴着他了。但他決定去改悔，在那麼多年之後，以改輕他底靈魂，在悼亡節日他就也要爲他自己底已死的路珈祈禱，對於她他是最錯的了。

但那年秋天底悼亡節日，既不昏暗，也不沈悶，滿不像它上幾天底樣子。

太陽一早就快活地射出光來，田野四周底羣山，爲果園與葡萄園裏底暗綠色的、黃的、淡紅的葉子轉變成複色了，婦人與姑娘們，帶着松枝與蠟燭一塊兒往教堂裏去。雜在她們底中間，於他覺得那是榮光，健康與快樂底日子，不是憂愁喪亡的日子。

他舉行過了懺悔，且受了聖餐，身上沒有軍器與銀板，自覺得洗刷清白了，回復天真了，沒有罪過，也沒有幽暗的思想，這些思想在那幾天裏是那麼厲害地折磨他的。

然他仍然願意作他決定了一切，他與柴爾戈一同到他自己底妻子底墓上，俾使他們也摘一枝松枝而祈禱。

有好多人圍着他們，連他已知道了的話也不能禱告出來了，他開始注視那形形色色的婦

女底人羣，這些人相互緊擠在墳底四周。

哭聲與悲號飄出了，但太陽是那樣快活地照着，新婚婦與姑娘們帶着綠色的樹枝，年輕的面貌，平靜地越過靜謐的羣墳。因此他底思想也離開『永息』與『死亡』遠之又遠了。

爲什麼我要死呢？——他想——爲什麼我要因了那些死了的人而受苦呢？我已懺悔了我底罪辜，現在我是清白而純潔一如孩子了。我受苦得很厲害了，但再要受我是不願意的了。我還要活着，還要享受那太陽與康泰，而且現在柴爾戈又跟我在一塊……

但立刻憂愁的思想又佔據他了，因爲他不能夠知道，他的將來的生活究竟是怎的，雖然他仍將是健康的，太陽仍將是輝煌一如那一天底樣子。他內心又起了這個轉變，當他把自己底生活與柴爾戈底生活比較了的時候。

柴爾戈將愛姑娘們，他也將擁抱姑娘們，而與於他最愛的人結婚。完全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底兒子將碰到（恰像他所經受過的）不幸。因了那些思想，他重又憂愁地垂下他自己底頭了。

但當他擡起頭時，他突然看見了一個姑娘，在他面前幾步，一個老墳傍邊。那位姑娘即是馬爾

達，斯泰娜底女兒。

她快活地跟她底女伴講話，把松枝撫着她底面孔。

那時馬爾達是十六歲，但彷彿是發育完全的姑娘，準備從事愛情與擁抱。

當拉希柴瞥見了她時，周身底血液突然停止了，眼前也起了雲翳，似乎死壓着他。但是隨後立刻在他底脈管裏飛行得更快了：他泛紅了，他底眼睛爆射明光，他那樣顫動着眼皮立着，如乎他纔從黑暗中出來走入炎熱的太陽光裏，又像他懷疑着他看見的東西。

他應該詫異到這位馬爾達。不祇爲了她底美麗，也爲了她完全像她底母親——他底爲命運阻隔了的斯泰娜。

那斯泰娜姑娘時的面貌底形狀，是已在他底靈魂中暗澹了，因爲最近的時光，他常看見她因了憂愁與貧窮而醜化老化了。但現在，當他看見了她底馬爾達時，所有的那些不幸如乎都沒有有了。過，他如乎回到了他自己底二十歲的時光，一切潛在的喜樂，志願與希望開始在他底靈魂裏蠢動了。

但當他看見了柴爾戈與馬爾達相互微笑着猶如老相識的時候，他有點沈思了。那時他堅強地擡起了他自己底英雄的頭顱，走過了墳場，沒有看着人，也沒關照柴爾戈。

從那天起拉希柴全心的愛着馬爾達了，像好多年之前愛她底母親一樣。而且現在他是在最好的勢力之中：勇士的、美麗的，而且如果誰看見他雜在別些青年人之中跳舞，沒有人會覺得奇怪的，

開首有一次拉希柴很想忘記他自己底那種新的、老的愛情，尤其是當他注視着柴爾戈的時候。但這於他簡直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底心還是很年青而馬爾達又是很像她底母親。那時他全心的愛着她底母親，當她一般的像現在的她底女兒底樣子的時候。

但沒有誰知道這段愛情，而且也沒有人能想像出他心裏底念頭。他自己，在那全部的一二年中，連一句話也沒對馬爾達說過。他祇好幾次奇異而銳利地注視着她底眼睛，如乎在問：是可能的吧，你一點也不了解我（或者是）是可能的吧，你不知道我是如何的愛你，雖然我不吐露出來？他猜想：是這樣可愛的她，這，總該注意到的呵，雖然你迴避她。

而馬爾達呢，確實想像出了他底愛情，但連耽擱也不敢耽擱在那種思想上；她想她愛着柴爾戈，因為他是年輕而美麗，與她無二。要他們不相愛是不可能的。

但當注目着柴爾戈底眼睛時，她覺得它們僅祇在要求愛情，還沒見愛情底影形。而看着拉希柴底眼睛，她覺得他在命令她，在提醒已存在了好久的或人底愛情。

柴爾戈底接吻對於她漸漸地變成平常了，然而他甚至現在仍還要求那種接吻，而且當她微溫的時光，雖然那怕即使是開玩笑，他在她面前也老容讓一點的，但她已在等待別一種連呼吸也不許她的某種愛情了。

這夏天拉希柴知道柴爾戈與馬爾達常常會面，而且想像他們如何相互戲謔與嬉笑。但是從人家知道時起，他也知道所有的牧人與牧女全那樣做的。而且當他是牧童的時候，他也是那樣做過的。但他沒想起過柴爾戈現在已想結婚了，尤其沒有想起過他要娶馬爾達為妻子。

他知道沒有一個青年要求過馬爾達底手，（註一）而以後也一定不會有來要求的人，因為她是長一點，現在她是二十歲了。他們所以不那麼做，因為她是窮的，且她底母親又是一個魔女——

在柴汀那人家用來嚇一切小孩子的。因此連最窮的人也不要他，自然柴爾戈尤其不會要這位斯泰娜底女兒而引入三角堡裏來的。

他樂意於這一切。他像安排了一切，俾使適合那種對他最有利的情形。

假使人家將嘲笑他呢，這，他不會注意到的。是儘够的了，如果馬爾達是他底。至於別人將要說什麼話，他直到現在滿沒注意過呢。他知道，當他要求她時，馬爾達底父母，將要因了快樂而哭了，但她呢？他果然不想：她是愛着他，但他希望她願意跟他結婚。

所以他極力跟馬爾達多多會面，想探知她所想的念頭。那個夏天他尤其尋找跟她單獨會面的機會，而她也一點不謝絕那種會面。

恰當柴爾戈在柴汀那河傍白等馬爾達的時候，他們在倍格羅克村下面的打蔭的某街上談話。但那樣的會面祇在那最後幾天裏，即在環戲之前七月之末這幾天裏。而且就是那當兒他們也不談到愛情，祇隨便說點什麼，祇相互的你看我我看你。

從那時起馬爾達隨時盡所能的開始迴避柴爾戈了。

那天也是如此，他從迦萊與猶里柴那裏騎馬走了時，他沒在河的隱僻處——他們從前天在那裏會面的——找到她。

馬爾達自己底兩條牛開始由她底妹妹小伊凡去牧放了，於是她留在家裏。而當柴爾戈想着她是病了而來到她家裏時，她坐在生病的父親底傍邊，這樣他就不好對她說什麼了。

柴爾戈很憂愁他們不能單獨見面，但他彷彿知道馬爾達底意思。

他想，她迴避他，因為她不相信他，而且以為他不願意娶她。所以他甚至怪起自己從沒有對她提起過這層意思，他決定於以後單獨見了她時，他就把這個對她說；像他立刻該因了馬爾達而與他父親一講一樣——但也因了玩環一事。

他們底靈魂裏逐漸波動了，恰像成熟的禾穗，在晚風狂捲過廣大的田野時一樣。拉希柴與柴爾戈與馬爾達都偷聽那種在各人自己底靈魂裏的波動，而且猶似不願地瞥一眼那無垠的地平線：或者暴風在近來了。

但那地方在夏陽底淫威中彷彿平靜的慵睡的，蔚藍而平安的天上片雲不見。當那些短短的

夏日之中，是還更平安與靜寂。

(註一) 要求手，想即係求婚的意思。

到玩環是還有八天。

雖然到那時還有八天，但全個地方很早地就緊張了。人們數着馬，玩環人及其青年們（助手），以及青年們與玩環人底服裝。

尤其在美麗的辛夷，柴汀那地方底中心。所有的人底心更活潑地扑擊着，那些青年人底筋肉與血脈緊張着猶如騎士們底寶弓。辛夷本來是環戲底搖籃與老位置，就是不久之前也祇有辛夷人參加這種環戲。但在最近的時光辛夷區裏底別種人也參加了，祇要他們有勇敢的心與身體，且不辱誠實：他們底父母也真曾爲自由而流過血。

卽那個城底自身就彷彿是騎士底窠巢。古老的屋子排列在兩個古時遺傳下來的堡傍：一個較低，在城中心底峭削的岩石上，另一個高出於城，也在峭壁上，有被塔蓋着的巨牆。

從它們上邊人家看得見偉大的田野，帶有白楊與柳樹的長列，像一隊兵勇，請纓向英雄的戰爭去。而在遠山之上人家看得見別些堡，一般地蠻橫與驕矜。

古時，就在那塊田野，某年八月裏，辛夷底騎士戰勝了土耳其底總督梅美突，一萬一千個土耳其底尸首散堆在這個田野上。

果然因了那事，在那個豪俠底永久紀念上，環戲發生了——卻也因了別讓古代的武士道在柴汀那地方消失而由環戲確實地保存了，使對於光榮與勝利的羨慕更來得厲害之故。

在十字口與田野上，在草場、村道以及各處地方上，人家看得見好些大石子——這些石子柴汀那底青年們用來賭擲——與他們跳遠的標記。假使一個強壯的人擲過了別人老遠，柴汀那人說，那麼人家可以把他埋入石子掘成的團裏。從一切事裏人家可以看出：對於柴汀那人勇敢的死是世界上最美無匹的一件事了。

但沒有什麼事足與環戲相頡頏，即使是賭擲石子、賭跳、角力、草場上賽馬，也是如此。

那環戲甚至驚動了兩個帶有王冠的人！兩個國王來看環戲，兩人都給與了環戲以豐富的

餽贈，也給與得勝的人，而且那英雄的賽跑底畫片現在還在王宮裏。

不祇在柴汀那人家說起它。每年有好幾百好幾百人由伊馬脫斯卡，刻尼斯卡，與唯爾里契卡等地方到來——還有盼脫洛波利耶人，潑利莫爾耶人與富地波斯尼底那些人，各處的大人先生們——而且他們並不是白來的。每個人滿足的去了，第二年他們再來欣賞那相同的美。

他們實在有點東西足以欣賞呀！

在那裏你看得見國王底隨從底全副光輝；古騎士底全副英氣與人民底各種衣著底五花八門；人家連講也不能呢。在八月底太陽底炎熱中看着那些騎在矯捷的馬上底環戲人底一隊，除了天鵝絨與絲底各種顏色與金和銀底反光外，你看不見其他的東西。

那些青年是怎樣的人？有些是高大如山；地在他們底下面震動，另一些活潑敏捷；他們甚至一跳跳得過三匹馬——但所有的人都肌肉充實，有光輝的眼睛與英俊的態度。假使你們跟他們打起來，甚至像跟全個軍隊打呢。

不是那樣的青年，沒權利在環戲中賭跑。

每個玩環人都帶着鼬鼠毛做的帽子，有白而高的白鶴毛做的帽飾，腳上穿着用金銀底飾物沿邊的長靴，有鋒利的踢馬刺。銳利的單刀掛在犬腿上，殺人的鎗執在手裏。軍衣，襖褲與短襖，一切都用最好的紗羅做的，有金和銀底飾品，胸上底鈕子閃出光，也是金與銀的。

而且他們底『青年』，持盾者與持棒者——以及那些引導愛特克（馬）的人，全用銀子爲飾——他們也是美麗絕倫的。他們底外套是用紅綢製成，飾以絲紐，有銀板的帶，藍褲，白短襖，頭上堆布的紅帽子。絲帶的後面有一把古代的匕首在兩枝手鎗與銀製的火藥瓶畔響着——肩上掛着殺人的長鎗。那是柴汀那人底古服底式樣。

玩環人底馬——連鞍下也美麗的——飾以金和銀底飾物，當走時，飾物叮噠作響，而在跑時簡直奇異地怒叫了，馬鞍上披着的掩披，也用金銀爲飾，由鞍子兩面垂下來，直蓋到馬底腳膝。

當那隊人馬依次發步時，沒有一隻眼睛閃閃，着迷得連看也不相互看一眼。年青的與年老的，男的與女的，全祇注視着那光輝的一列，聽着金和銀底叮噠，這聲音甚至在幾千人底聲音裏還聽得見。

就這麼地那些穿扮了的玩環人員 (Alkari 多數) 在疾馳中，一個連一個，用鎗擲中入鐵環裏，這鐵環是叫做 *alka*。

那 *alka* 是由兩個小環做成，一個安在另一個裏，用三根小鐵竿縛住。於是在環裏有了四個洞，人家就用鎗擲入這些洞裏。

環戲人 (*Alkar* 少數) 他擲中了最小的中洞，得三『點』，擲中中洞上面的洞，值價二『點』，其餘兩個在中心傍的洞，祇值一『點』。那環從細索上掛下，但人家很容易把它扎下來。

環的難於刺中，不光是因為它是很小的。人家從很遠的距離跑去，而且這跑又須快得使別人勉強看得見他。手裏的鎗又是够長够重，而人家又祇得到環前面幾步，纔能擋準它以備擲刺。

再者馬又常常不容易捉準它，因為它不願意逕直的跑，害怕着但想往側裏跑，環呢，掛着又常常盪動的，假使有一點兒風，尤其動得厲害。而那時，騷動，吶喊，還有幾千個（凝定那跑着的環戲人的）眼睛，即老於此道者，亦殊不能不着慌呢。

還有眼淚擠集在眼裏，當在疾馳與注意別讓身上底東西或馬上底飾物掉下的時候，還有百

十樣別些事情，都使勝利適如期許似地那樣難於獲得。

每個玩環人跑三次，他們之中誰在那三次中獲得最大的「點」數的，他就得了勝利。假使二人得同「點」，他們重行再跑，直到一人得勝爲止。

每個玩環人都該擺出英雄氣概，無論他身上底抑馬身上底東西，都不能落下，關係這，特設裁判員監視着的。

假使一個玩環人用鎗刺中鐵環，環在他自己底面前擲出去，而那時在飛與奔之中他重復用鎗捉住它，那麼他得的「點」加倍。如此，假使他重行捉住它套入中心，他獲得六「點」。這是在那玩意中人家能够做到的最偉大的英雄事業了。

至於勝利者所得到的光榮，在柴汀那是那樣大：那個玩環人在那時竟南面王也不易的。

鼓手們用力地奏着，無數的人民喊着，嚷着，猶如海濤拍巖。幾千個幾千個眼睛凝定着他，而他，那樣光輝與漂亮的，驕傲地騎着——穿過那對他漸更用力揮巾與歡呼的人衆——走向指導員那裏去，讓他用絲索裝飾他底不凡的寶鎗。

此後他收得，像收得御賜一樣，兩百個金『佛洛倫』，（註一）他照常化去它們設一次盛宴，在席上他招集柴汀那底一切大人先生們，而全個地方，在好久好久的時間裏，搖揚着他底聲名，關係別人家連講也不講到。

那麼是並不奇怪的：加入環戲，對於每個勇敢的柴汀那人，是一個最大的幸福，尤其因為他們之中每個人都以勝利者自視。

地方上逐漸的緊張起來了，柴爾戈不吃不睡已第三天。他到他底父親拉希柴——他正穿着光輝的環戲人底服裝，——前面去是第四天，也是他不見馬爾達以來的第十五天了。

在那三天裏他甚至沒有離開過田野裏的豹啼泉，他祇索解了又索解了。而且他愈索解，他全身底對他父親拉希柴的憤怒也愈長起來了。

他早已求過他，要他給他衣服，放他去加入環戲，但是拉希柴說：『不！』而祇要他一說了『不』時，人家就莫用再問啦。

次日柴爾戈平靜了，重復去到他自己底父親那裏。

「好的——他對他自己底父親說——你去參加環戲吧！但那時你得讓我別一件事情。」

「不拘地說吧」他對他說。

「在這秋裏我要結婚了」。

「什麼……？」

「我在這秋裏要結婚了。這你該讓我了」。

兩人靜默了好一會，呼吸急促地。那時拉希柴突的問道：

「你要誰？」

「斯泰娜底馬爾達。我們早已親熱了好久了」。

柴爾戈看見拉希柴突的面色鐵青，惡很地瞪他一眼，他竟後退了幾步。

但拉希柴自己帶住了，問他自己底兒子道：

「這個你也對她說了麼？」

「還沒有」。

「別冒險跟她說」！拉希柴吼道，那種聲氣使柴爾戈全部的血停止了。

「爲什麼」？他顫慄地問。

「你也是馬爾達愛的麼」？他問他。

「我確實告訴了你：我們相互愛着長久了」！

突的一個駭人的靜默，接着：

「滾出去，壞孩子！滾出去，惡少年」！在堡裏雷吼，甚至窗也震撼起來了，鞭子在拉希柴底手裏呼哨作響。

從那天起柴爾戈在那裏柳蔭中躺了又躺了。祇一次他微微地擡起他自己，瞪一眼他自己底村子，那時在他底臉上人家能夠看見紫色的鞭痕。於是全村都開始說着他，因爲馬夫們講他像死人似地躺在楊柳樹下，不回答也不願回家。

「他躺吧，他也將自己起來的」！拉希柴每次老這樣說，當他們對他講了的時候。

然而他不固執了，開始對他自己底兒子抱歉了。

當他不見了柴爾戈的第四天，他發步走向田野往豹啼泉去，但他繞道穿入了街道裏，這街深進到馬爾達底屋前。

那天一片灰白的雲霧龜裂着越過天上，太陽不像先前那麼照射，然因此愈益悶人了。空氣不動，其他一切又如僵化，甚至柴汀那河自己也不像夜裏那樣怒號了。

拉希柴沈思地走過無人的村莊，但好幾次他停下來，向豹啼泉那裏一瞪眼，雖然他知道他從那麼遠看是不能看到什麼的。他怒柴爾戈，但也覺得他多少愛他，而且他願意跟他說話。但首先，他無論如何，願意也見一見馬爾達，祇要她是在家裏。

馬爾達是在桑樹下，離她自己底家不遠，當她瞥見了拉希柴時，她想走了，但幾步以後她停止了，倚在樹上。這於拉希柴覺得，她如乎全身不支的樣子，他迅速地躍過短垣想去幫助她。但他立刻自己止持了，因為馬爾達垂着眼睛，可怕地蒼白的，立着那樣狼狽：他不知做或說什麼好。

馬爾達已經知道柴爾戈與他底父親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她對柴爾戈抱歉，但也對拉希柴抱

歉，因為她知道他也是不幸的。她愛他們兩人，但用完全不同的愛情。

她愛柴爾戈猶如愛美麗的孩子與自幼相交的同伴，而且也因為她知道他是很熱烈地愛她的。但她想不起如何他能做她底丈夫。她願意敬重並懼怕丈夫，但柴爾戈卻反怕她，而且甚至從不敢先抱她。

當她注視他那樣沒有鬚而光潤的下巴、稚氣的面孔、和善的眼睛時，跟他玩耍與吻他底願望就來到她底腦裏了，但她相信一個真真的丈夫應該跟他底妻子玩，不是她跟他。

所以，當她注視拉希柴底挺俊的身材，他底有絕美的黑沈沈的鬍鬚，粗大的睫毛與銳利的視線的莊嚴的容顏時，一個願望佔有了她：她願意呈獻她底靈魂與身體給他，沒欲望也沒思想，她覺得她底心在消沈下去，而且黑暗正在蒙她底眼睛，然仍然於她是那麼快活：猶如甜美的夢捉住了她。她時常碰到這樣，當她幻想他在熱烈地抱着她的時候。

但當她突然想起了兩個人都愛着她的時候，她底靈魂完全在她身內幽沈下去了，她什麼也不想，但最贊成痛哭一場。

現在也是如此，當拉希柴走向她那裏時，她更緊靠在樹上，痛哭得那樣厲害：她完全顫動了。
拉希柴祇注視了她幾分鐘，便發言問道：

「你現在爲柴爾戈哭麼？」

她瞥了他一眼，如此地懇求着，如此地溫柔：他竟因他自己底思想而發抖了。

他想，這痛心的一瞥是求他憐惜柴爾戈，求他依他底志願做。但她在那時候祇望他把她從那些困難中救出來，望他做一件任什麼事情，而且她相信他是能够做的。她底眼光說了這樣的話。她也許望他立刻娶了她去，引她到任何一個遠地方，如此地以收束那（磨折她，且又不知如何結束的）巨大的惶恐。但在那當兒，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自己底真真的願望。

可是那時拉希柴不說什麼，也不做什麼，於是憂愁在她底心裏開始更厲害地窒息她了她開始打噎了，連樹葉也在樹枝之間抖動了。

那當兒拉希柴覺得在他底腳下如乎開放了一個無邊的空虛，如乎什麼也不存在了。他還注視了那絕美的（卻因眼淚而潮濕了的）馬爾達底顏面一眼，於是動搖了，發沈了，如乎他決定着

了一件大事情。

『再會，馬爾達——他對她說——將沒有誰因我而再受苦了，一切已是够了！』

『再會』！他再說了一次，提起迅捷的腳步，穿出街道。

『拉希戈』（註二）馬爾達在他後面發喊，猶如瘋狂，並伸出手臂想止住他。但拉希柴連回顧也不回顧，一逕穿行那深長的街道往田野裏去。

『拉希戈』！馬爾達帶哭地喊，她底顎骨發抖了。

她在對我抱歉——拉希柴想——但對我抱歉是無需的：我的愛情結束了！——於是他開始更快地走，似乎他在從他自己底幽沈的思想裏逃出來。

但他愈近豹晞泉，他底腳步愈慢了，頭低得愈下了，因此柴爾戈甚至沒注意到，當父親來到他那裏的時候。

他尋得了正不動地躺着，面貼了地的兒子。

他注視了他底雅秀的身子，金髮與白頸一回，當他瞥見了他臉上底紫色的鞭痕時，他急速地

平靜地叫他了：

『柴爾戈！』

他擡起了他自己底有兩條長的鞭痕的灰色的臉子，瞥見了父親，像雲如地發沈了，他底眼裏射出固執與憤恨的光，但當他看見他底父親底嘴唇顫着，眼裏滿盈着眼淚時，他詫異了，而且坐起來了。

那時拉希柴急速地、斷續地、好像正在斷氣的樣子地說了：

『馬爾達給你——她愛着你。跟她結婚吧，祇要你願意，就是明天也可以的——我不阻擋你了。你跟她結婚，我甚至很歡喜呢。她是一個好姑娘，而且很愛你——你知道』！

他說了這，突然靜嘿了，如有一東西在他身內爆裂，他又覺得一種無邊的空虛是在他下面。但他很快地清醒了，叫道：

『但是我去加入環戲——你聽見了麼？你做我底「青年」，就此滿足吧……現在到馬爾達那裏去——她等着你呢！』他沈思地加了一句，奇異地微笑了。

不久兩人分手走了，各帶着淚眼。

拉希柴走過曠野到城裏，柴爾戈向倍格羅克去，一路自言自語地而且揮着手。快樂完全擾亂了他，他連環戲也忘記了。

太陽西沈落入稀薄與淡黃的雲裏，山陵與村莊灰暗起來了。一回兒，一切從百十聲清晰與隱微的聲音裏蘇醒了：開首一聲，接着第二聲，隨又各五聲，各十聲，一聲連一聲，瀾雜了，以備重行異樣地隱去，那時夜快來了。

馬爾達還幽幽地哭着，當柴爾戈走向她那裏並在同顆樹下坐了的時候。

當拉希柴那樣突然從她那裏走了的時候，她既不能夠想到現在將發生什麼事，也不能夠想到能發生什麼事。她祇知道她因「他們」——他們愛她，她也愛他們——而哭，祇知道他是預備着甚至為他們效死。她也覺得她是他們底不幸底原因，猶如拉希柴底不幸的原因是她底母親，雖然她是不錯的。後來她擔心着柴爾戈，怕父親對他做出什麼事來，因為她知道他是個易受刺激的人，知道他們一定激烈地爭論過了，而一切都因了她。

因此她膽怯地偷聽了，似乎她將聽着一件可怕的事似地，當想像着某個大不幸時，她顫動起來了。但她無法想像出當他從她那裏走了的時候，拉希柴究竟決定了什麼來。

所以當她看見了柴爾戈底快活的容顏，——這於她彷彿比從前任何時更美麗與年青——她又驚又喜了。

但他來得更近時，她也看見了在臉上底那兩條痕跡，於是憶起了他受了他自己底父親底鞭打，這也因了她。因了那傷痕，因了快活——她看見他活潑而健康——她起來熱烈地抱了他，甚至沒想着她在做什麼。她記不得在這最近的二年裏她那樣抱過了他的。

那時柴爾戈開始吻上她底潮潤的眼睛，立刻迅捷地斷氣地把他父親對他說底話告訴她。

馬爾達開首甚至不懂他對她說了什麼，但當她知道了拉希柴把她給柴爾戈時，她發昏而抖了，但並不把臂把從他頸上拿下來。她祇把灰色的面孔更深沈地下垂到他底胸上，連一句話也不回答。

而柴爾戈呢，超於以前的樣子地用力地抱她，而且因了無上的快樂說了各種奇怪的話語，這

使她更對他抱歉了。

她記起了他們底約會，如何柴爾戈常常稚氣地笑了，當他瞥見了她的時候。她覺着他底胸膛因無上的快樂而喘息着，話也停止在喉頭，她更大大地對他抱歉了，而且就那樣被抱着而開始幽幽地哭了。

那時柴爾戈底眼睛也因眼淚而潤濕起來了，他開始像發狂一般地吻她，頭髮上、額上、頭頸上——而馬爾達呢，嘴像心一樣地自己緊閉着，她不能夠開一聲口了。

在到環戲的那幾天裏，他無間地在她那裏，很少離開她，而且一走也就很快地回來了，她呢，溫柔而憂愁地注視他，好幾千話裏她連一句也沒對他說，她不願使他發愁。就使她想說了，她也許找不到語句，以說出她所感到的東西。

但柴爾戈是滿足她所做的這一切，而且在無上的快樂中他擁抱了她底母親，生病的父親，爲小伊凡著色小紡穿。

拉希柴在這幾天裏不在近邊。

當他在辛夷安排定了環戲需用的一切時，他在一個深夜出發回家了。在路上與過莊之時，他那麼猛烈地唱一個海圖格底歌，倍格羅克村人（因了想聽得清楚點），竟都從他們自己底牀上豎起來，接着又躺下去了，相互說着：「這個拉希柴用「克羅地腔」裝飾他自己！」

但拉希柴那夜並沒有醉，像他自己底一生中任何時也都沒有醉過一樣。

（註一）奧國貨幣名，值一元。

（註二）拉希柴底簡呼。

四

從辛夷底靈異的聖母那裏回來時爲無數的腳所掀起了的泥塵還沒落下呢。

在八月十五左右那幾天裏，在聖母節日，無數的民衆聚集在辛夷城裏，那天在較古的時候，人們也準備環戲的。

但現在人們後三天在國王底生日玩。

那時所有的大道與野路上，全個廣大的地方上，開始騰起新的泥塵，好幾次遮蓋着無數成羣結隊的走路人，騎馬人與車輛。

八月的陽光下在炎熱的路上由泥塵裏得見五花八門的人民底衣服，但下列三種顏色是最多：黑、白、藍。人家可以說它是開放了奇卉異花的漫長的花牀——

現在隨處人民聚集了看那光輝的環戲。

他們排列在辛夷城南面底大路兩傍，那裏人家安排着玩環。

在下午三點鐘之前，賽場兩傍底大而長的行廊已是那樣地滿得奇怪，連隙縫也沒有了，他們底前面、下面、後面還有更大的人羣，相互擠擁，自推自拉着爲了看得清楚點。那當兒新的人羣源源不絕而來，努力着搨去那些早來的人。四周高出於賽場的市房上，坐了不少的人，連坐在屋頂上的也有，而窗口等處，遠在那天之前早就被定了的。

人家向賽場四周任何處看去，什麼都是緊擠了的：頭聯頭、肩接肩，很少有一小塊寬舒點的地方，人家不擠他，太陽不蒸熱他。

祇有玩環人們底行廊以及爲裁判員們官吏們與牧師們而設的那些行廊是够遼廓的，有遮陽的東西，還用旗幟花草等東西美麗地裝飾着。

有幾個廊子還空着，因爲爲他們特設的那些人要在玩環開始纔來呢。但在別的幾條廊上現在已是擁擠得那樣厲害，好多人因了推撞與昏悶而蒼白了。而且人家得那樣地等全個下午，但大家從沒有聽見過說有人沒等賽跑結束就走了。

而且可異地從那人羣中人家祇聽得幽幽的聲音，猶如微風吹樹，猶如蜜蜂羣飛。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一件偉大而莊嚴的事情，他們不願意地壓平胸頭底強烈的刺激，因此連他們底聲音也停止在喉頭了。

如此地在夏天底酷熱中帶着平勻的聲音過了好些時候，祇幾次騰出那些還在來的人們底較強烈的喧呼。

人家可以說那強烈的太陽也努力催眠了那些人衆，像它催眠了那廣大的附近之區一樣。突然音樂底快樂的聲調——音樂在城裏通行——由城裏聽見了，通知着玩環人是動身了，玩環的時候是近了。

幾千個人頃刻屏息了，俾使他們更清楚地聽那老遠的，但卻是快活的聲音。但後來一切又因權呼而蘇醒了。

警察、憲兵與軍隊開始迅速地驅開了人衆，擴大那賽場底面積，接着他們排列了，保守那寬曠的空地，在這空地上那些仙女般的環戲人的馬將無阻地奮飛。

裁判員們也來了，他們穿着墨服，胸前有藍帶，像是他們底光榮之標記，牧師們也穿着墨服，軍官與官吏們則穿着雪亮的衣服。他們在座位間佔下了各人自己底位置，幾千個眼睛看着他們。

音樂底雷吼如的聲調愈近而響，衆人底心愈急烈地扑擊了，無數的頭顱齊向賽場底入口處擡起。

結末那如此熱望了的時間來了。

音樂打頭走，奏着戰爭進行曲，它後面是絕美的柴汀那的『青年們』偕其監管人，或二行，他們底肩上揹着鎗，右手捏着管，放在背後。

地在他們底沈重的脚步下回響了，他們用鋒利的視線左右致敬。

柴爾戈也在他們之間，帶着幸福與快樂的面貌，漂亮地穿了父親底海圖格服，

外衣是紅羅做的，飾以絲紐，背上有銀板。帶上有純銀與塗金的板。在黃絲帶裏插着幾枝美麗的手鎗，一把匕首，幾個火藥壺，一切全塗了銀的。在肩上揹了一根大的燧石鎗，也許是從東方得來的。他底頭上是黑帽子與絲布。輕薄的靴筒是用絲與絲紐裝飾了的，他全身在陽光裏反光了。

祇他底面貌完全是稚氣的；他顧盼人不像其餘的『青年們』那樣莊嚴地海圖格地，他底視線是和善的、快活的，猶如在田野裏的草場上。

在環戲人底『青年們』後面，持盾人驕傲地走着，盾靠在胸上，奇異地反光，——傍邊是持棒者們，肩上揹着巨棒。他們是穿着得與走在他們前面的『青年們』一樣。

愛特克，那大馬，帶着一切古代英雄赴戰時必須帶的東西——它底腳人們勉強能够在絲的掩披下看見。兩個強壯的青年牽着韁引導它，怕它因騷動與音樂、軍器與飾物底聲響而暴跳。

它後面指導員底助手騎馬走着，他底手裏閃耀着赤裸的鋼刀，指導員自己坐在最漂亮的馬上，穿着最漂亮的衣服，金光亂波，猶如太陽。

這後面是那些玩環人，兩個連兩個，一個比一個美麗，他們跟坐騎玩着，好幾次他們把左手放在馬底後腳上捏停它們，然並不擾亂了次序。他們每個人右手裏都執着戰爭用的鎗，微靠在肩上，莊嚴而銳利地注視着，預備致禮。馬身上底飾物強烈地叮噹作響，玩環人帽上底羽毛微微顫動，猶如細草臨風。

第一回瞥見那一隊人馬的人，他發抖了，他彷彿處在某一個未之前見的新的世界裏了，他忘掉了自己以及他四周的人們。真的：這玩環人們底穿得光輝非凡的一隊，就彷彿如一個美麗絕倫的夢，如此地與每天底現實絕少相像。

傳令官阿拉夷打末，穿着銀繡的黑色天鵝絨，鎗伸在他自己底前面，作為他自己底特權底表示，因為他監察並回答環戲人員底次序與動作。

恰在傳令官阿拉夷之前，拉希柴驕傲地騎着在他自己底阿爾坡上，矜持而嚴厲地向那些廊子注視着。他實在是絕美的，也許是所有的玩環人之中最漂亮的一個，而且最與古代的克羅地底騎士們相像。他底服裝是輝煌的，——不能有更輝煌的了——是依照柴汀那奈萊盼契伯爵們時代的英雄服底式樣做成的，但與其餘的玩環人底服裝差不多也無甚大別。祇不過表示出更闊綽罷了，因為拉希柴是捨得化錢的。

致於黑漢及其身上底服式，每個人都要妬忌他了，雖然除了拉希柴外別的人誰也不敢騎一騎這黑漢的。

他確會跟它試跑過兩次，這在幾天前人家舉行了，但現在黑漢甚至很害怕，祇有拉希柴底鐵手纔在行列中擒住了它。

當瞥見了拉希柴時，羣衆喧沸了。

「這兒拉希柴！人們用手指點。

「拉希柴萬歲！人們揮動手帕。

「這拉希柴是誰在那裏？」許多人問。

「拉希柴，海圖格軍官！有人回答他們。

「那裏那裏？」他是誰？」

「後面左邊！後面近我們！恰在傳令官阿拉夷前面！那個漂亮人兒在左邊騎在黑漢上！」人們從各方面喊叫出來。

「他底黑漢嚇着呢！」

「喂，別怕，它不會把他擲下來的！」別一些人回答。

那全隊人馬驕傲地穿過人衆，向官吏們與裁判員們致敬着。玩環人們鎗尖向地地行禮，持棒人用棒，助手們用刀，指導員用手。

人民揮動着白色的各色的手帕，喊聲猶如激烈的砲戰。

這一隊人馬一到了賽場底出發點，指導員就回來了，偕着他自己底助手們以及四個最好的玩環人——拉希柴也在他們裏頭。當他們來到了玩環人底坐位之前，那指導員與助手們落下馬來，「青年們」迅速地帶住了他們底馬。四個偕伴的玩環人立刻馳回到賽跑的起點。這一切全是做得那樣捷速與嚴厲，恰像在戰爭底開首，——在這開首裏人們將灑去無數的英雄底熱血，當對於每個人祇有光榮與榮譽在全副的意識中。

其時指導員，他底助手們，掌旗人，都走進環戲人底座位中，恰在裁判員們底傍邊而準對官員與軍官們。

持盾人，持棒人們，愛特克以及環戲人們底「青年們」及其監管人都回來排列了，（恰在掛「環」的地方底右面），而且排列得那樣，像他們底主人將要跑了，那時，在命令發出後，他們一致

雷吼地放下鎗來。

柴爾戈是恰在右手的廊柱傍，當他開始注視那賽場底對面時，他瞥見馬爾達雜在一羣女郎中正在注視他。他立刻注意到，她是在不安着，而且有點蒼白，雖然她向他笑了笑，但是那樣地憂愁，他底心寒顫了。在全個賽跑底時間中，當他沒有役服的時候，他祇注視她，因為他覺得她可怕地奇怪。

其時，傳令官阿拉夷從賽跑起點那裏大踏步的向「環」這邊走來，立停了，預備視察玩環人底次序與動作，並收受指導員與裁判員們底命令。

光景愈緊張，騷動愈收小了，當傳令官阿拉夷立在那指導員底座位前告訴他說賽跑的一切都預備好了時，無邊的靜寂降臨了，好像那裏一個人也沒有。

指導員向裁判員們說了幾句，就掉轉來向傳令官阿拉夷，命令開始賽跑。阿拉夷向喇叭吹手們吆喝了一聲，立刻喇叭聲在靜寂底中心擴展到遠處去，玩環人底鎗與帽上底飾毛微微地顫抖了。

突然聽見了疾馳的，而且逐漸在跑得快的馬底強烈的腳聲。馬上現出一個年青的玩環人，面色蒼白，帶着業已沈下了的長鎗，銳利地注視着那他正在捷速地跑近去的環。這個青年還是第一次參加賽跑，這人家看得出來的，因為他擋鎗不大正確，而且在跑時又好幾次注視他自己底馬底頭頂。

他底鎗尖一忽兒在環邊過去了，但沒有刺它。

他底「青年」立刻在他後面跑了，而且牽着他底馬回來了，那年輕的玩環人，更比以前灰白，走上去到玩環人底座位裏。

有幾次地方一陣短短的騷擾，孩子的笑聲，接着又平靜而沈默了。

喇叭聲第二次發響了——又聽見了馬底腳聲，銀子底叮噹聲，逐漸更強烈起來。第二個玩環人跑了，高大而黑炭，騎在小黃馬上，但迅捷如電。

他中了二「點」，騎着走了。

人叢中迸出了快活的喧聲，接着又很快地停止了，那個玩環人底「青年」捷速地在玩環人

底坐次面前立下了，等待他自己底主人來到。他帶了套在鎗上的環也來了，同樣地莊嚴而獍猛。他活躍地騎到了裁判員們底面前，放下了環，並向官吏們、裁判員們以及指導員，以鎗致敬；他把鎗交給了「青年」騎到歇馬的地方去，隨後步行着回到玩環人底座位裏。

如此地喇叭聲一個連一個的響着。

第三個玩環人又得了二「點」，第四個一「點」，第五個一「點」，第六個又二「點」，第七個無，第八個又沒有，第九個得一「點」，而第十個該輪着拉希柴跑了。

於是他底名字又開始從百十個咽喉裏響出來了。幾百個問題與幾百個答復他們相互噓叫了。一則，因為他是個出名的海圖格軍官，又是極漂亮的人兒；二則，因為他有英俊的身材與絕麗的衣服，叫一切的人看了快活。三則，因為他們看見他底黑漢很膽小，他們怕他得不到勝利，而更糟的是怕那憤怒的阿爾坡將把他顛下來。最後呢，因為他是第一次參加賽跑，而又因為他是鄉村來的人，人民都很熱望他恰得到勝利。

當喇叭第十次響了的時候，一切都從自己站着的地方擡起來，並開始顛起腳尖，相互揪在

各人底肩上，然而聲息是沒有的。

拉希柴神速地馳向環去。那黑漢伸長了頭，彷彿他在騰空而飛。但現在它是灰白了，因為它完全爲口沫所掩。

拉希柴壓住它，要它平靜。

現在他，微微地向馬頸俯了，執着垂了的鎗，帶着神異的速度，向環跑去，連他底面貌人家也不能看見了，但當臨近了時，他挺直了，用鎗瞄準，接着鎗飛入了環底中心。

雷也似的喝采聲，驕矜的呼噪聲與音樂底得勝曲喧響了，猶如暴風。幾千條五顏六色的手帕，在空中急揮，猶如受風搖撼的各色鮮花。

當拉希柴帶着中心套在鎗上的環回來時，揮動與鼓噪更大起來了，柴爾戈，壁直的立着在環人底座位前，不願意地向馬爾達所站的地方瞥一眼。

他看見她也那樣揮着手帕，喊着什麼，面色更變了，猶如忘形。但在這偉大的混亂中，除了柴爾戈沒有誰注意她。看見了她那副樣子，他生了惡意了，他勉強帶住了他自己底父親底鎗和馬，但監

管人底視線把他壓服了，——在見了父親的時候，他甚至笑了一笑。然而是一種奇異的笑，拘攣而勉強。

此後，人們帶着各不相同的命運繼續跑下去了，而當玩環人跑過了三分之一時，傳令官阿拉夷走到指導員那裏去，叫他代替他底職務，於是走開去了，預備自己底跑的事情。因為傳令官阿拉夷常常結末一個跑的。

他是辛夷底古騎士家族裏出身的人，有權有勢，英俊而美麗。

有好幾個那樣古老而富有的家族存在，它們專生出勇敢的人，這些人在各時代都聞名了的。從前在戰場上，後來在玩環底賽場上。

現在的傳令官阿拉夷就是出身於那樣的家族中，又為多種玩藝的勝利者，要在玩環人之間尋出一個與他同樣勇敢而嫻於藝的人是很難的。

所以頭從新擡起了，擁擠與推撞又開始了，都爲了想看得清楚點，後來靜了，像置身於夏日午後的無人的田野中。

喇叭聲由靜寂中發響了，又飄出了強烈的腳聲，軍器與飾物的叮噠聲。絕美的白馬像電一般在龐大的行列中飛過，傳令官阿拉夷底鎗像電一般地飛入環底中心。

於是像先前拉希柴跑時一樣，騰起了雷也似的歡呼與喝采，音樂的得勝曲，而且也揮着各色的手帕致敬。

現在人心底徧向分成兩面了——傳令官阿拉夷底一面與拉希柴底一面。柴爾戈又瞥了馬爾達一眼，惡意地微笑了。在那當兒他滿心希望他底父親不得勝利，而他自己恰也不知道爲什麼，某種命定的預感壓迫了他底靈魂了，當他看見了馬爾達底更易了的面孔。

第一次跑完了時，全隊的玩環人又聚集起來，排列起來，像與開始時一樣，並莊重地通過賽場。那時全個隊伍又立停了，第二次跑開始起來。

於是又有些人得一「點」，有些人二「點」，有些人零「點」，當拉希柴底輪值到時，他飛如捷電，回來時鎗又套在環底中心裏。於是衆人底呼噪比前次更大了。

隨後騷動平靜起來了，有些人又開始寧靜地注視那另一些玩環人底賽跑，但更多的人是在

隨便談說，但最多講到的是拉希柴與傳令官阿拉夷。

然而當該阿拉夷傳令官跑了時，重行靜寂下來了，而且所有的心又更活躍地發跳了。但傳令官阿拉夷也又擲入了環底中心，於是無限的不安佔有了所有的人。又一陣新的呼噪、喝采、音樂與揮手帕，到人衆靜下來時，一個長時間過去了。

太陽逐漸消失了威烈，輕微的西風發動了，捲着賽場上底泥塵，人民更加快活起來。

第二次跑了與第三次開始的時間裏，玩環人底一列第三次如前般驕傲地通過賽場，伴以音樂，地面因許多馬腳底擊踏而顫動了。

某人底一條龐大而黃色的粗毛狗，垂了尾巴，哀聲地吠着從一塊地方現出來。

它在賽場上這兒跑到那兒，那兒跑到這兒，身體在馬腳之間亂鑽。它想藏在人堆裏，但當它向一羣人跑去時，他們對它厲聲地發喊，於是它更哀叫着向另一個人羣去，但那裏他們等它跑到時，也怪聲大叫，於是它又害怕地跳到另一面。

人叢中發出一陣大笑，但這一笑更使柴爾戈憂愁了。祇有奇怪的思想與奇怪的感覺在他底

靈魂裏波動。他覺得他的遭遇與那隻狗一樣，而所有其他的人都是滿足而幸福的。

「她爲什麼那樣注視他？」當他發見馬爾達不瞬地以眼尋找他底父親時，他自己想。而當那一對眼睛落在拉希柴身上時，它們又好奇而可異呀，有一樣東西在它們裏邊閃耀！

這於柴爾戈覺得——當他突的想到這個時，他底頭可怕地發響了——那怕是愛情吧。於是

他開始把近時發生的種種足以證明這個可怕的猜疑的事情逐一想過了。

「她爲什麼從不注視我，（或者）她爲什麼那樣憂愁地注視我，好像我是——他們那麼厲害笑着的——那條狗——他又想。而且她知道我將做她底丈夫了呀！」

但他好幾次開始自慰了，他想着，他所想的東西是不會有的：

「當他脫去那身衣服時，他重行又像往常一樣了，而她也將照常地愛我了，因爲我是更美麗而年青。」

這樣一想快活又在他身裏抖動了，愛情在烈焰中（帶着年青的靈魂底初次愛人的全部勢力）燃燒了。

馬爾達底面貌帶着那種幸福與和善，反出光來：他很贊成飛過去，當這全部的人衆面前擁抱她，並把她從這擾攘中，從那些環戲人——他覺得他們都像年輕的國王——之前帶走了。他願意他倆是在柴汀那河底隱蔽處那裏他們相互接吻時，沒有人看得見他們。

但就在這剎那裏，那馬爾達底臉上底幸福與和善彷彿於他是一個間隔得很遠的東西，而且是他無關的東西了。

真的，無論何時祇要馬爾達對柴爾戈瞥一眼時，她底面貌就變更了，變得憂愁而且落漠。但是她底注視他並不嚴厲，卻像對他抱歉。但是爲什麼呢？現在她實在至少該快活了，因爲於她沒什麼再留着希求的了——像也於我一般——也許不過我那麼覺着吧——

喇叭聲重行更強烈地更雷吼地發響了，現在開始第三次也是末次底賽跑——這次決定勝負。

但也在這第三次裏很少有人注意到其餘的環戲人，他們都祇計算到拉希柴與傳令官阿拉夷跑時還有多少人跑。因爲現在是顯然地除了他們兩個人能在這次環戲中得勝外，其他誰也沒

望的了。

但第三次跑也過去了，像前兩次一樣，拉希柴與傳令官阿拉夷在這第三次上也都中了環底中心。

所有的人都詫異了，各人猶如忘形：從他們記得的時候起，與這相同的事情從沒有發見過。裁判員之間作了一回活潑的商議，其餘的一些玩環人都已疲乏了，跑到他們自己底廊裏無上的緊張佔有了柴汀那底城裏人與鄉下人，就是那些從遠地方來的人們，緊張也並不減少點。

大家知道現在祇他們二人該一決勝負：拉希柴與傳令官阿拉夷。

不久指導員底助手騎了馬出來宣布再賽，於是那一對又騎到了賽跑底起點地方。

當銅喇叭底猛烈的聲音在靜寂中發響起來的時候，好多人脫色了——有些人閉了嘴，眼睛掙得很大，有些人連手也像鎗似地伸出了，提起一隻腳，似乎他們自己將跑了。

那拉希柴底美麗的黑漢，猶如第一次跑如地，腳不觸地地飛奔。哥爾諾希耶身上底外衣像強

盜鳥底飛翼似地飛揚了。他緊咬了牙齒，額角繃起，逐漸飛奔近來。

到了環前面幾步，他提起了鎗，把它飛入中心，似乎他連碰也沒碰到它。

說時遲，那時快，他立刻奮力地波動着鎗，於是環突然越空向前飛去了。

野獸般的吼嗥，憤激而癡狂，從人叢中騰起來，人家可以說，那是可怕的。但拉希柴在這剎那間，（一切都在飛奔之中）承起了鎗，套入環底中心，在市街上隱去了。

但現在甚至一聲聲音也聽不見了。猶如死。以他自己底漆黑的飛翼飛過全部羣衆之上，塞住所有的人底咽喉，殭化所有的人底手。音樂隊，他們應該吹奏凱旋進行曲的，但現在忘記了他們底職務，每個人執着樂器，伸直了手，注視那種奇跡，而且從自己底地位上跑進賽場底中心裏了。

如此地過了幾分鐘，直到他們發見拉希柴在回來，他汗流而發紅，鎗在手裏微微顫動。人家看得出他也是被感動了。

但現在，當他們瞥見了他時，人民猶如發狂了。有些人甚至開始哭起來，有些人蹬腳，並把各各式式的帽子向空擲去。

人民都從他們自己站的地方跑出來，沒有什麼力量能够止住他們。可怕的騷動與瘋狂起來了，直到聽得了婦女們底失望的哭聲與受驚的孩子底呼聲時，騷擾纔勉強平靜起來。

『怎樣了？』他們相互詢問。

於是所有的人猶如醉漢如地擺動，擁回到他們先前所在的地方——在憲兵們底銃劍前。柴爾猶如殭石了，甚至不跑到他自己底父親那裏去接受他底鎗和馬以履行他底責任，但拉希柴，在把環交給了指導員與裁判員之後，孤獨的走了下來，開始擁抱他自己底阿爾坡，並吻着它底汗濕而光輝的頭顱。

接着依然是擾俶。

雖然傳令官阿拉夷甚至第四次跑了並中了環底中心，但人民像憤激如的無間地向勝利者拉希柴叫喊，他們計算他這末一次應得六『點』。他們放浪不羈地吼叫，直到指導員把絲套掛上了拉希柴底勝利的寶鎗，而且也當他最後演說到柴汀那底英雄底光榮時，還沒有停止。

當一切都發瘋了，幾千個身體像波浪一般湧到拉希柴那裏而突然停止在他面前時，他們更

逐漸湧起來。

於是這環戲未之前有地在騷動中結束了：人家勉強依次伴指導員走了。

已經薄暮了，美麗的無月的夏夜開始了。天上灰色的小星們幽柔地顫閃着光，泥塵與煙霧滿籠在城上。——人羣一羣接一羣的向各方走去，街上閃過歌聲、說話與步聲。

但還沒到夜盡的時候，拉希柴碰到了與女伴們一同轉回了倍格羅克村去的馬爾達。

他孤獨的步行着，但仍穿着環戲人的服裝，想洗一個澡。當他瞥見了馬爾達的時候，他底腳微微發抖了，因為他是很苦痛而不安，而且現在他看見了她時，今天的他底全部的光榮於他彷彿是很小的了。因此他想快點走過了，別讓她看見他，但馬爾達從一羣倍格羅克村女中落後了，於是拉希柴也被治了如地立停了。

他們相互靜嘿地注視了一回，但當馬爾達囁嚅時，他奇詫地捏住了她底手。

「你怎樣了？」他對她說——或者你有話對我說罷？你願意什麼，我就做什麼，而且……

但馬爾達向他走近了，低低地耳語道：

「你不了解我……我永遠不與柴爾戈結婚——無論活時抑死了……」

他想擁抱她，但她抽身走了，很快地想趕上已在她前面走了老遠的那些她自己底女伴們。

五

從那天起沈重的戰爭在拉希柴底靈魂裏交戰了。一清早他就搨了鎗出去，直到深夜纔回來，祇爲不與柴爾說話，也不與馬爾達說話，直到他們之間諒解爲止。他知道這件事快要來了，而就因了這件事，他穿田越野、翻山登嶺以及到一些生人足跡不到的地方去浪遊。孤獨的在那裏蹣跚獨行，於拉希柴是很容易的：因爲草場早已刈過了，而玉蜀黍也已從田野裏收了去，現在人家剛在村裏底打禾場上馬廐之前去穀呢。

拉希柴並不打獵，他祇老坐在一處打蔭的地方，索解着沈思着一切已發生了的及將能夠發生的事。

他知道如何那艱難的命運在等待他底兒子，並索解對於他底不幸他究竟有多少辜錯。結束他結論了，這不是他底辜錯，祇是馬爾達底辜錯：因此她也照她自己底志願去決定吧，而他呢將遠

遠地避開自己，將不會是錯的。恰成這樣：柴爾戈既不能，全個世界也不能罵他什麼。

然而有一次他覺得他祇少該對他講點什麼，因為他是他底——這思想提起了他，他開始去打那些在枝頭跳躍的小鳥。那裏沒有別的獵物，所以他打它們，而且彷彿於他更易如反掌。

柴爾戈想到馬爾達那裏去，探探她在想什麼，但她立刻在環戲後的第二天到山裏的女親眷那裏去了，這親戚夏天就住在那裏的，有一天路程的遠近。她希望不久將發生「一件事」，而且這「一件事」應該改輕她底靈魂底重壓並使她對於什麼都無罪的。而就因了這件行將發生的事，她不得說：她是爲一切而預備好了，祇該說她不能夠決定什麼。她所希望的這件事，照她的意思，在兩天之內儘够發生了。但她甚至第二天上也沒回來，直到第三天底開首，柴爾戈纔知道她晚上要回來了。

他立刻開始去尋他自己底父親，在一個山岡下底一處地方尋得了他，在那裏人家能够鳥瞰全個田野。

那個山岡在古時本來是一個墳場，就是現在在樹叢之間還有大的木板橫着，各二個「阿爾

希』（註一）見厚，而且有些地方已被綠而微黃的苔蘚蓋沒了。

在那個山岡上長着許多古老的橡樹、榆樹與槲榆，少下一點，在草地上，白楊與柳樹成行，柴汀那河在近邊怒號，汹涌着在石子間穿過，這些石子當無雨的天時，人們把牠們撓動放到別方面去。這山岡叫做烏岡，因為每晚有幾千隻各種各色的鳥飛到那裏去過夜，猶如無人與多樹的地方一樣。它是如此地冷落與黑暗。一到晚上誰也不敢到這岡上來，連白晝也少有人到的。

人家傳述着關係它的許多奇怪的故事：相傳古時有一對正在舉行婚禮的夫婦在那裏被土匪其人殺掉，直到現在，當黑暗的夜裏，那一對新婚夫婦還時常相互擁抱着，每人手裏執着燭火，在那裏走着，相傳岡裏有一樣東西整夜家悲叫着吠着，而且許多老橡樹伸出着巨大的根，像活的一般散步着。好多人到了這岡上而突的病了，而且接着就死了。但這些事情還是好久以前碰到的，因為現在誰也不上那地方去了。所以在那烏岡上草怒生着直高到腳膝，它上邊底古老的墓石，人們已不大能够看得見了，因為誰也不來刈這些『被咒詛』的草，也沒誰來這裏牧放。

狐狸、鼯鼠、無數的蛇繁殖在樹叢裏，冬天時候那裏甚至有狼。

再者獵人也很少到這岡上來，因為它是那麼出名的惡地。柴汀那人不怕刀不怕鎗。但他們卻害怕幽靈和死人，關係這些早有人講給他們聽了，當他們甚至並不能了解別人對他們講什麼的時候。

當柴爾戈來到他那裏的時候，拉希柴恰就在這山岡下躺在一個裝着蛇形腳的木板傍，鎗擱在胸上。

是八月底下旬，到中午還有好些時光，但這幾天的天氣不再是像環戲前天的樣子了。這年底秋天似乎提早了。

悶人的南風在幾天裏開始捲着灰黑的雲陣，四周的景物昏沈了，因為太陽不能夠鑽出沈悶的天空。那銳利的風強烈地怒吼着穿過樹叢與森林，一時比一時強烈起來，而且逐漸逐漸推動那大而漆黑的雲頭，但並不下雨。在無人的曠野裏，樹被吹得彎折了，可怕的怒號掃過牠們，彷彿就是這個怒號，吹折那白楊與柳樹，而並不是風。

「你對我說過，我跟馬爾達結婚，假使我願意就是明天也可以的。」柴爾戈向他自己底父親發叫

着，爲的要使聲音超過風底怒號。

在拉希柴奇詭地豎起來想坐的當兒，他叫着接下去道：

「現在甚至秋天了！——你迴避我不與我說話，馬爾達也是不在這裏，一切於我都有點奇怪！……你是我底父親，現在幫助我罷，而且說罷，我該做什麼！」

拉希柴低下頭，想了想，幽幽地回答道：

「去，求她底手！」

「什麼……？」柴爾戈頭向他俯着問道，因爲風號叫得漸更強烈了。

「去，問她！」拉希柴發喊道。對他瞪了一眼，隨即垂下了眼睛。

「她今天要到山裏來，——柴爾戈說——你也得去，這是必須的……你知道禮節是怎樣的——我甚至無須去得，你一個兒去（或者叫一個伴當也好），爲我說親吧。」

「但是先要跟姑娘說一說，這也是必須的……」

「我已跟她說了不止一次了……」

「沒有用……那也是必須的禮節……」

「你說什麼……？」

「再去跟她說一次然後我去……」

「你知道我不再有母親的了，假使你不說，誰爲我說呢！」

這個關係母親的回憶，很感動了拉希柴，他不敢對柴爾戈注視一眼。他剛想向他說一點真實而溫和的話，但——好像有誰止住了他——他嚴厲起來了，鋒利地說道：

「今天晚上還去一次，我告訴你，去跟她說，明天我去說親……安心吧！」

當柴爾戈被安慰了的快活的去了時，拉希柴是那樣的被刺激了的：他一整天一黃昏不回到村裏。他肩上揹着鎗，走着田野與樹林，不顧強烈的狂風，直到夜已墨黑路程莫辨的時候，他還沒回來。

在遠處一塊地方可怕地發出回響，有如地基在搖動，拉希柴立停聽。他聽着看着周圍底一切，但在他底意識裏不止地來回着柴爾戈、馬爾達、馬爾達、柴爾戈。

他很抱歉柴爾戈，當他底憂愁而小心的面貌來到他底眼前時，一樣東西就開始在喉裏塞住他了，他不能呼吸了，他記起了柴爾戈底話：「我不再有母親的了。誰爲我說呢？」他真地哭了，而且在廣大的草場上坐下了，他決定着要清醒點，並想想做點什麼。

但當坐了一回之後，他又想起來了：「我怎麼能夠幫助他呢，假使她不願意爲什麼我也得放棄馬爾達呢，假使他得不着她？馬爾達，我底溫和的馬爾達……」

那時他繼續浪遊下去，整夜的在那些無人的地方。

南風與雲陣更逐漸壓上了柴汀那底區域，那強烈的風捲起了遠處田野底地上底泥塵，雖然人家看不見它們。但在田野裏那乾燥的泥粒銳利地打在拉希柴底面上，也打着柴爾戈，他穿着莊嚴的衣服，出發到馬爾達那裏去，穿過那在倍格羅克村下底深長的街道。

他是穿的他自己父親底海圖格服，這他在環戲那天也穿了的，幾枝手鎗、幾個火藥壺、一把匕首插在帶上，但沒帶那從東方取來的外國鎗。

穿了那身漂亮又英秀的衣服他底希望更澎大了，他走着那麼快活：好幾次他縱躍着，幽暗的

思想他一個也沒有了。青春與愛情完全統治了他，而且風打擊他愈利害，他愈是快活了。

祇當他走進了馬爾達底家裏時，有一樣東西澆冷了他底靈魂了，因為他發見馬爾達哭過，她底母親斯泰娜也不止的哭，甚至當她關見了柴爾戈時也沒停。

兩人都坐在僅有微火的火鉢傍，父親底臥牀較遠一點，在深沈的暗陬裏。

當馬爾達回來了的時候，她立刻看出什麼也沒有變化，依然那些老環境——像她出走時丟下了的樣子一樣——在等待她。她鼓足了勇氣，剛在不久之前把關係她自己底愛情的一點話向父親與母親講了。但祇很少地說了幾句奇怪而不清楚的話，且尙時爲她自己底沈重的哭泣打斷，而且好幾次延長的哭下去，沒一句話。當她平靜了點，從新說下去時，人家看得出說話於她是多少艱難，但也看得出這是難怪她的。她自己也覺得要備述一切這是最末的時機了。

她底爲困頓的病磨折够了的父親，很少懂得她底全部的故事。祇當馬爾達沈重地發嘆的時候，他木強地用他瘦削的手推起被頭，將凹陷的眼睛注視那哭泣地搖動的馬爾達的臉。他懂得她很受苦着，但大都因了別種痛苦，並非全因了他底痛苦，他也明白他無力幫助她。所以他又把被頭

蒙上了頭，自己哭起來了，無力而幽沈地，像一個早已慣於受苦的人底樣子。

小伊凡早已睡着了……但斯泰娜懂得了一切！

她記起了拉希柴與自己，他們底青春與愛情，而且完全覺到了他與馬爾達之間底關係。但她不能夠對她說什麼，因為拉希柴現在對於她還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好的人，那種人沒有一處找得出來的。

然而他底對於馬爾達的愛情很傷了她底心，雖然她知道拉希柴底愛她祇爲了她是像她，且也知道她在他底堡裏將不愁缺乏什麼了。傷她心的是，因為拉希柴那樣帶狂地迷戀於她底女兒，而且她感到的憂愁與不寧又比他跟路珈結婚時爲大。那時她知道他所以要結婚，爲的不要做單身漢，爲的別讓柴汀那人當作笑柄。

因此她底心是立在柴爾戈底一邊了——但她也想到假使她是在馬爾達底地位，她也一樣要愛拉希柴的。

柴爾戈像被擲入了溝似的立停在火鉢傍，納罕於她們底不回答，吃驚於他們底下垂了的頭

與哭泣的面貌。

「怎樣了？」他重複問她們。但是問得那樣受嚇與和善，兩人都開始注視他了。而斯泰娜，當看見了他底嬌好而稚氣的面孔，突的跳過去抱了他，滿眶底眼淚累濕着他底用金繡的胸口。

這於柴爾戈是快活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們還那樣長久地立着。但馬爾達立了起來，全身打抖着，理整了她底衣服帶整了她頭上底帽子，如乎她不知道做什麼。

看見了她底母親抱着柴爾戈，她看出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她突然變得堅決而莊嚴：

「柴爾戈，滾出去！」她發喊道，但也立刻嘿然了，因爲甚至她自己也害怕了她自己底聲音。那些字眼於她彷彿是那樣生澀；她竟因它們而發抖了。但她底喉頭是那麼厲害的乾燥，而又被壓迫着，她不能夠再說什麼了。

柴爾戈與斯泰娜都不回答，但祇拆開了，柴爾戈吃驚地納罕地注視着馬爾達，似乎死。呈顯在他底面前了。馬爾達也對他底變色了的面孔注視一眼，而當風底擊撞強烈地震撼着門的時候，她覺到了自己底堅執與忿激，她竟突然因了懷喪與憤怒由哭聲中叫喊出來了：

「滾吧！我永遠不會是你底！」

但隨後她立刻倒在椅子上，幽幽地歎息着，如乎她殺了一樣偉大而良好的東西。

柴爾戈走了一兩步，像如仆蹶，但斯泰娜趕快將他扶住了，而且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說什麼地她開始叫喊了：

「這一切全因了拉希柴……她想跟拉希柴結婚——聽我……他迷戀於她……但是我底柴爾戈呀！……你怎麼樣？……喂，看他……定心點吧——她還要想別樣哩……滾……」

但柴爾戈，帶着幽沈而異樣的眼睛，開始在火焰傍擲椅子與木頭，可怕地喊着：

這是因了環戲……這是因了環戲……這是因了環戲……這是因了環戲——在屋子裏亂擲亂打。

「但是我也能够得勝的……我也要加入環戲，而且把環擲入雲端裏……重行捉住它……套在鎗上……」

他如此地喊着把一根大木片擲入火中心，於是火星四射了。

屋子裏底一切人都發喊了，柴爾戈開始在黑暗裏搜尋那根木片，想從新擲它。但當他聽得了馬爾達底在喊他而安慰他的悲號與她底病父底無望的叫喊時，他突然開了門，跑出去了，沒入黑暗與狂風之中。

外邊是那樣的黑暗與狂風，他立停了一回，但後來他開始躍過牆垣與樹叢，不尋路也不感覺到腳與股底受打擊，也不感到狂風與雨點。

開首他要到烏岡上去，找尋他底父親，他時時在手裏一回捏手鎗，一回捏刀，但後來他連自己也不知要做什麼，因為在他底眼前現出了一切他想到過的事物，而且他斷不定是不是剛像於他所覺到的樣子。

已來到第一棵樹傍，他跟它對撞了一下，他突然想起它是他底父親，他來偷聽他與馬爾達底談話的。但當他覺到了強硬的樹幹撞在他自己底額角上底一擊時，他突的想起它確是他底一個仇敵。他用手打它，用刀斫它，然後奮怒地跑了。

每個撞在牆上底打擊，所有的樹叢與荆棘底刺粒——吹去了他底帽子的風，矇了他底視線

的雨，一切都使他想起那裏是他底仇敵們，他們併幫來阻礙他，破壞他底一切。

他自己也詫異起來了，當最後他來到了烏岡上時，但他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烏岡，因為在它上邊馬爾達與他底父親已先在了，他們相互擁抱着，恰在蛇形腳的那塊木板傍——他們想藏在樹叢裏，所有的樹林與樹叢開始垂下來遮住他們，全不理睬他。

雲也降下來與樹叢攪和，以阻住他底進路而且遮住馬爾達，然而有一隊玩環人疾馳着穿過些樹叢與雲陣，波動着鎗，笑他不能進去。

樹叢後底那副樣子，很像是他父親底好日，而且所有的玩環人都參加他們底最好的同伴底好日來了。拉希柴穿着玩環人服，在樹叢後那樣瞞着——而且他無論在那裏走動，馬爾達綜也現在他底傍邊，他們點燃插在樹上的小蠟燭，它們立刻就熄滅了。但他，玩環人們與馬爾達，常常重點新的……一切都笑着，大笑着，黑漢嘶鳴着，用腳抓着並擊着，如乎它在喊他。但是因了那些排在他前面的樹叢，樹林與雲陣他無法能夠去。

「但我也要到他們裏邊去，把鎗扎他們，」柴爾戈說，而且他覺得有人在叫喊，但並不是他喊，而似乎另有一個人在他身傍喊。於是他叫那另一個人，要他幫助他拆開那些雲與樹叢，但他也不願幫助他。

當那全部的樹林與雲陣與樹叢祇爲不讓他進去加入那個玩環人底婚禮裏而開始笑他，捉住他底手腳並刮他底面頰時——可怕的奮怒在他底脈管裏沸滾了。他從帶裏抽出了刀，開始斬那擋在他前面的一切，但他愈接近他們，那些玩環人與馬爾達和拉希柴一塊兒愈走得遠了。

「呼——呼——呼……」風怒號着迸裂着穿過烏岡，柴爾戈打着破壞着，仆過幾個老墳，穿着他那自己底美麗的（飾着銀的與髹金的絲線的）衣服。

幾羣受驚的鳥，拍着扇，吃嚇而憂愁地鳴着，騰身飛入黑暗中。

第一次秋雨的大雨點奇異地怒號着穿過橡樹底樞枝，落在古老的墓木上。

「等着，馬爾達——我也是玩環人……你將看見我玩着，把環擲入空中——我祇要除去這些樹叢——與這些雲頭——與這些當我面前推翻那些大木板的死人……父親……噫……馬

爾——達——啊——啊……！」

「呼——呼——呼——呼——呼……！」風怒號着破壞着穿過樹林與樹叢，幾羣受驚的
黑色的鳥兒，來回地上下飛翔，拍着扇，憂愁地悲鳴着。

（註一）俄國度量名。

六

從那天起人家不再聽到柴爾戈了，也不再聽到拉希柴底黑漢了——它也於那夜失蹤了。

然而有幾個人說他們看見過他騎馬在田野上，並且他是瘦了黑了，——但另一些人說那些時候他是在一些遠處的村莊裏，沒有了黑漢，但是他們碰到他正搬着幾滿袋的燕麥裝在它身上。有些人甚至說他們晚上看見他在馬爾達底屋與他底父親底堡四周漫步——而城裏人則傳述着說他同時也在環戲底賽場上來回的跳躍着，手裏捏着鎗。

所以人家一個也不信相，實在的情形也不能知道。

有許多人甚至說柴爾戈早已在一處地方死了或者自盡了，而且變成了殭尸，因為否則他不能夠同時在幾塊地方。

如此地在那幾天裏人家專講柴爾戈·契爾諾希耶，其他什麼人也不講，尤其是在倍格羅克

村。

當拉希柴與馬爾達結婚的時候，柴爾戈也還沒在場，於是全村騷然了。他們各處去尋他，然而沒有尋到。

他們在洞裏、溝裏、山裏、河裏尋他，然而徒然。一切都騷然了，祇有拉希柴、馬爾達、斯泰娜沈默無聲。他們底面孔因了一個祕密的痛苦發黃了，灰白了，但他們底嘴卻猶如封緘了的一樣；他們祇靜默着，而且說他們不知道他。

開首人家還祇祕密地耳語，但後來人家開始大聲地說除了魔女斯泰娜沒有別的人是錯的。她除去柴爾戈確有原因，因為像別的事一樣能夠發生這樣的奇跡：老的拉希柴與她底馬爾達結婚。人家也知道在那麼多年前拉希柴恰願跟斯泰娜結婚的——人家也還提及了別些事，於是他們末後大家斷定斯泰娜是應該知道柴爾戈的，而且也祇有她知道。

從拉希柴底結婚之夜以後他們最厲害地騷動了。那夜有一樣東西在村裏跑着喊着，那麼樣可怕，誰也不敢瞥一眼看看那是什麼東西。從全部的雷雨與西風怒號之中，人家能夠聽得人底喊

叫與馬底疾馳，在那馬爾達底結婚之夜，幾乎一整夜。但那個喊聲是如此地極像人聲，那倍格羅克村人確實地相信柴爾戈是變了殭尸而且現在騎着黑漢來威嚇安靜的人們了。

「但是誰殺了他而且又因了什麼事？爲什麼拉希柴不尋柴爾戈，也不尋黑漢，而且爲什麼斯泰娜連出來也不再從她自己底家裏出來？」

比較勇敢一點的人帶着傢伙到拉希柴底堡和斯泰娜底屋四周去看看可有什麼東西，但他們沒有看見他們所希望看見的東西。

但有一夜他們看見了一個穿得很奇怪的生物在斯泰娜底屋門前走着，接着他們聽得一樣東西底爆裂聲與磨擦聲。然而他們不敢走近去，祇相互的拉着別人底衣袖駭抖着。遠遠地注視那濃密的煙從斯泰娜底屋裏升起來——在那個異乎尋常的時候。

「爲什麼，在黑暗的晚上時分，有那個煙與那個爆裂以及那個在魔女底屋門前的生物呢？」
早晨在村裏他們相互問着——在一忽兒時間裏成羣的倍格羅克村人聚集在鈞突基上了。那是一塊大的平地，在一個較高的地方上，位於村底中央，當基督降生日人們在那裏打圈跳舞，而有較

大的事情發生人家也聚集在那裏聚會。

過了那幾個陰沈下雨的日子，白亮的日子又清麗光明起來了，不像秋天的，也不像夏天的日子。溫暖的微風從各方面飄來，輕易地吹起玉蜀黍底鬚在晴朗的空中，或飄動白色的蛛網底絲。太陽和煦地照着，宛如它在灌注平安與幸福在那預備休息的地上。——

趵突基上底凋殘了的草，從新爲雨與陽光發綠了，但許多的腳又開始把它踏下去了，全不憐憫那些年青的草，這些草祇當冬霜未來之前偷活一個短短的生命。

新的人羣無休止地來到趵突基上，看人家在這裏劃策什麼。人們很喧嘩，但沒有喊聲，因爲所有的人都是吃驚了的、憂愁的，而且索解着人家能够做什麼事。大家什麼人也不說到，祇說着柴爾
| 戈一個人。

所有的人都憶起了他是如何美好與漂亮，於是他們開始想互講起來了：

「他從沒有對人說過一句衝撞人家的話！」

「而且他做一切需要的事——以及人家對他說的一切事！」

「而且他常常那麼和善地說話！」

「誰也沒有看見過別的像他那樣可愛的青年！」

「他實在是一個姑娘，不是青年——那麼爲什麼他們殺死了他？」

「問斯泰娜去，爲什麼？一切都是這老魔女搬弄出來的！」

「喂，我們去問她，因爲祇有她一個人該知道他現在是怎的了！」

「我們真的已問過她，但她說，她不知道！」

「人家應該強迫她說——我們一切人都到她那裏去。帶好棒，假使她不肯說……！」

「我們帶好棒……自然！」

「也帶了夾棍！」

「你們說的對！沒有了它！也許連現在她什麼也不說出來呢！」

「還有繩……我們用麥柴去燻她……！」

但現在老的伏該爾耶——他坐在一塊低的石上——伸起了兩隻手，像伸着兩根石柱一樣。

於是他四周的一切人都靜下來了，因為那是一個他要說話的記號。

人家說伏該爾那是一百歲以外的人了，他應該比其餘的人多懂得，實在也確比其餘的人多懂得。所以他們在尷尬的時候也問問他，要他指導他們，而且他從沒有指導他們錯了；他說怎麼樣，就是怎麼樣，實在他從沒有弄錯過。

他還拖着一個辮子，帶着高帽子，那一個辮子從下面粗心一看時，它恰像一根短短的冰柱，幾根鬚髮也挺硬而白，像霜一樣。他底眼睛，下陷得很深，他不再有一個牙齒，他底頭因了年高常搖動。

當什麼都靜了下去時，伏該爾那放下了顫着的手在他自己底膝上，微噓着——像一個沒有牙齒的人常有的樣子——開言了。他說得很慢，所以他四周是靜得如此，連風底窸窣之聲也聽得見。

「別那麼做人呵，兄弟呵，——要怕上帝呵……別做！不要棒，不要夾棍，也別燒麥柴，像你們烤去小豬底皮那樣……」

「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我們底祖父——那怎麼辦呢？那時我們怎樣能知道呢？要如她不錯，那麼誰是錯的呢？」

「也許她是不错的，而且什麼也不知道，別叫你底靈魂犯罪呵……但是我要講件故事你們聽，這件故事在古時我親自經過來的，而且是在我極年輕的時候……從那時到現在大約有八十年了，那時我二十多歲，而且一切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有一個伯母：恰因為她有十三個孩子，所以人家叫她希提卡。人家叫她希提卡完全是說笑吧了。她們跟我們住在一起，而我們底商品天天要失去一塊，或者是屋裏失去的，或者是曬場上失去的，後來那塊商品人家在她底孩子們底手裏尋到了。因此，鄰居間好多次發生了非難之聲，但她時常說：「不，我沒幹那件事！」有一天我們家裏失去了一個紗羅捲簾。不是說笑話——它足有二十多「阿爾希」長呀！我們底父親不在家裏，因為他在辛夷作工。那裏人家造房子，而他是一個鑿石匠，而且人家請他到那裏，他就到那裏去作工……他是那麼地喜歡喝酒，一切都化在酒上了。他底工作完全是徒然的，因為他還借債，其他什麼也不帶回來，祇帶點債到家裏來。我底伯父卻是一個良好而儉省的人，因了那麼多的孩子儉省於他亦屬必須……然則，我底兄弟們呀——當那個紗羅捲簾失去了時，我們所有的人同聲一致地說：一定是希提卡偷去了的！——因為鄰居中每個人都相信偷竊於她是很需要的，雖然不因她

自己，但至少因了她自己的孩子。但她現在也說：「不，我沒幹那件事！」——然那一次她不成功了。那全部的鄰人攻擊她——因為她已惹厭了他們。所以他們要人家照古代的風俗判斷她。那古代的風俗是這樣：燒沸一鍋水，丟一片鐵在那沸水裏，假使這被判者沒碰到什麼事而且他不悲號——那時他是無罪的。假使他燒痛了——他是錯的……這祇是……自然，人家該得藉此邀請上帝底助力以顯示出公平來。聽下去，你們將看見怎樣的情形呀，我底人兒呵！人家煮沸了水，丟了一片熾熱的鐵在裏邊，拖希提卡來叫她把它取出來。當她看見她必須這麼做時，她把手伸下水去，取起了鐵，把它丟在地上……手上一無毛病她不叫喊也不悲號，於是我們一切人一個一個求她饒恕，垂下了頭走了。她靜嘿着，神氣極憂愁，不回答什麼……我底人兒，你們再將看見怎樣的情形呀！次天早晨我底父親工作回來了，當我們對他說出了什麼岔兒時，他對我們說是他偷走了那匹紗羅，押給了一個商人，因為他需要錢，付還他自己底賬給酒店主哩。後來他真的又贖了回來，把那匹紗羅帶到了家裏。從那時起誰也不再說一句希提卡，就是失去了東西的時候，也不再說她。」

所有的人都靜默着，沒有誰說話：他們如此地詫異了。

祇有一隻大鴉飛過那一羣人之上，晦澀地叫了兩次，

「這於你們覺得怎樣——啊？」當他們沒對他回答什麼時，伏該爾耶問了。

現在他們很了解他了，於是突的聽見了一切人底快活的呼聲與贊同聲——尤其是猶里柴與迦萊最快活、最贊成。

「我們去，我們所有的人都去！」

「而且教她取出鐵來，假使她不肯說！」

「我帶鍋去……！」

「我來到鐵匠那裏討一塊鐵——新的！」

「木頭呢？」

「木頭人家無須搬得——木頭她那裏也會有的！」

於是他們迅速地出發了，孩子們在衆人之前跑。但他們底母親在他們後面急步追上去，開始將那些孩子拖住，生怕魔女把他們鎗殺了。但好多的孩子是逃走了，臚便從新再回來。

不一回，這一大羣的倍格羅克村底男女闖到了斯泰娜的屋前，叫喊與喧嚷是那麼厲害，她竟預感『不妙』地從屋子裏跑出來了。她的預感，人家也能够在她變色了的面孔上看出——她底面孔顯示出偉大的驚怕。

他們並不哀矜那個面孔，這一大羣人反而在它底上面讀出了關於罪辜底招供，許多的手立刻將她捉住，生怕她逃走了。別些人早已吊起了灌了水的鍋子，在火中燒熱那銼子。

但那裏現在並沒有很多的話，像人能想到的，當在這們慎重的事件中。

那一羣（圍着斯泰娜、伏該爾耶以及村裏一些年長者的）打着一個大圈的倍格羅克村人靜默了，他們知道現在那魔女不能跑掉了，而且她是在公正的裁判人之間了。也因為人家做這一切全憑上帝之名，他們應該靜嘿猶如在教堂裏的樣子。但除了這些，也因為他們甚至還在等待奇跡——這奇跡他們許將親見一下——的緣故。

在那狹小而不祥的圈子底中心，常有人發同樣的問題，聽得同樣的回答——人家重複問着那些問題，祇為消磨那到水沸鐵熱底一段時間。

「說吧，柴爾戈現在怎麼了？」

「我不知道——啊，我苦呀！」

「你應該知道他是在那裏，說吧——否則你取出鐵來！」

「我不知道，我苦呀，就是你們殺死我，我也不知道！」

「說吧，柴爾戈在那裏，否則你今天要死了！」

「你可以把我底眼睛挖出來，但我不知道！」

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回答有百十次，直到人家在門口發喊：

「水沸了，鐵紅了，我們該搬來麼！」

「還等一回——你要說了麼？」

*

*

*

*

*

「搬來！」伏該爾耶嚴厲地說了。

「搬來！搬來！」別的人們也發喊了。

從屋裏聽見了病的意里耶底憂愁而帶抖的悲聲，所有的人都嘿然了，冰一般的顫慄通過了他們底全身。

「要怕上帝呵，人兒——你們想怎樣呵？我的斯泰娜呀！」

「斯泰——娜！」病人帶着幽沈的聲音叫喚着。

靜寂與遲疑突的統治了那一羣人，但祇一回兒。

當斯泰娜看見他們迅速地搬着鍋與那塊（甚至在陽光中還是很紅的）鐵時，她跳起來而且高聲喊叫了：

「我不知道柴爾戈是在那裏，但我將對你們說一些我所知道的事情……柴爾戈發瘋了，但我是不錯的！」於是她開始挑剔她自己底（還剩着的）稀少的花白的頭髮。

「哈哈，哈哈，她說了！」所有的人都發叫起來，開了嘴想聽得清楚點。

「鍋與鐵重行去放在火上！」裁判員們說。

「問吧，問吧，你不看見她知道麼？」圈子裏有好些人說了。

溫和的微風在人頭上捲過，卻又停止了。太陽快活地慵睡地發出光來照在這全個區域上，倍格羅克村上，以及那一羣平靜然而而是可怕的人羣上。

「然則他發瘋了？這你如何知道的呢？」

「他昨夜是在我這兒……」

「是真的，真的！她說的真的」有些人說。

「說吧，說吧！」

「他是可怕地奇怪——我差一點駭死了！開首我簡直不認得他，他是那樣的瘦而狼狽。他身上穿的四掛四零——說一切話……像癡子說的一個樣子」。

「那時怎麼樣……說吧！」裁判員們又說。

「那時怎麼樣……說吧！」好多倍格羅克村人底聲音重復着，好像回聲，而且相互的逐漸擠近他們。

「那時他打碎了我底門，因為我不敢開。我燒了火給他，因為他抖着，我想那是因了冷底緣故」。

「她說的真的！我們聽得刮裂聲並看見煙……」

「我常常愛他像……」

「喂，靜下來——別祇說那個，但是說吧！老伏該爾耶又斷了她。」

「他說了一切——但我一點也不能够了解他說的話，我祇害怕……我差一點死了。」

「不要說謊，老妖精！」

「但是告訴我們吧，爲什麼他發癡起來？」

「你對他施了什麼手法？」

「爲什麼他恰上你那兒來呢？」

「說吧……講吧……」他們圍着她逐漸喊得響起來，伸着臂，而且拘攣如地伸着手指，恰在她底蒼老而不動的面頰前。

斯泰娜靜默了，突然吃驚地瞪了一眼，隨後她坐下了，頭垂在腳膝上，哭得那樣厲害，所有的人都嘿然了，不再說一句話。

在這靜默裏重行從屋裏聽見了病人底聲音，猶如小羊底嘶鳴，當人家把它由牲畜中拆散出來時。但沒有誰發笑，有一個女人甚至帶哭地說：

「我們在做什么呵，兄弟們呀？磨折不幸的人是一件罪辜呵！」

但老伏該爾耶伸出了他自己底瘦削的手，像老鷹伸出它自己底腳爪一樣，擡着斯泰娜底頭，較溫和地向她說：

「我們看得出你是盡知一切的。說真話吧，不會於你發生什麼事呵——為什麼柴爾戈癡了？講吧！我們都將相信你說的話呵！」

那時斯泰娜起來了，開始用瘦削而抖着的手擦乾眼淚。

「我不是個魔女，我對於任何人都沒有惡意。現在我不再怕沸水，不再怕鐵，也不再怕你們。但我一般地要說一說實在的情形，以及我所知道的一切。然則上帝幫助於我呵！」

她拍了拍（爲刺激而喘息的）她自己的老而瘦的胸膛，她底眼睛射出光輝來了。過了那一歇沈默與痛苦之後，那麼多的沒說出來的感覺與思想團集在她的身體了。——這些現在想鑽出

來了。

倍格羅克村人起首一致地開始相互禁止不許發聲，接着完全沈默了，都想好好地聽一聽泰娜底話。

在她講的中間，時常有驚奇的呼聲可以聽見，但在所有一切人底面孔上，看得出他們是相信她所講的話的。

她向他們講了一切她所知道了的事，而且也照直講了柴爾戈與馬爾達之間底愛情，並馬爾達與拉希柴之間底愛情；一切從頭至尾的講，因為一切馬爾達都向她講了的。她也向他們講了那最後之晚上柴爾戈在她與馬爾達那裏時的情形，以及如何他跑入了大風之中——而且重復把他昨夜到她家裏的這一次奇異的回歸講一次。

許多夫人與姑娘開始哭了，男子們沈思地低了頭。關係那種愛情他們真從沒有聽見過。

當斯泰娜一眼看出她底話已感動了所有的人時，她還想向他們更詳細地說明一切遭遇底情形。但其時馬爾達急步的渾身汗濕的向那羣人衆來了，並開始擠進來，急於要早一步見她底母

親。

她早已聽得了村裏以及會議底決定，而因為拉希柴不在家裏，她就發腳跑來，想保衛她自己底母親。那當兒她愈想着：『關係柴爾戈底不幸，是沒有人錯的，我底母親尤其不相干，假使必須有一個人是錯的，——那麼那個人就是我！』她愈跑得快了。因此她全力地跑着，爲要遮擋她自己底母親，甚至用她自己底性命。但當她來到了並看見了那羣倍格羅克村人底和善而感動的面貌，以及她自己底母親在圈子中心對他們講着什麼的時候，她很納罕了，停步了。

有些走開來讓她到母親那裏去，馬爾達立刻向她奔去，擁抱她，並快活地向四周瞥一眼。她彷彿比以前更美麗了，所有人底視線都停在她身上：她底秀麗驚駭了所有的人。

但老伏該爾耶嚴厲起來了，撐着棒，開始慢慢地立起來。而當他起立時，別些坐在他身傍底老人們也立起來了。

全個人羣呼噪了，而又突然靜嘿了，因爲人家看見伏該爾耶又要說什麼了。真的，他微微擡起了棒，說：

「我們聽得了，人兒呵，斯泰娜是無罪的，我覺得是這樣，我看見你們也這樣想……但是這裏這個人難道也是無罪的麼？」他用右手底拇指指着馬爾達。

當他沒有收得回答時，他重復說：

「人兒呀？不是兒戲呵！你們底最可靠的青年碰到了那樣的不幸——比死還不好的不幸。而爲什麼呢？因爲這裏這個人丟棄他，不願跟他結婚呵！她不要那樣的青年——因了誰呢？因了他底父親……老的拉希柴……想想看而且說吧！」

在那些話後一切人又向馬爾達凝視了，猶如他們在等待什麼，但他們祇看見了那不可言說的美。底身材與面貌，且從那美裏邊射出幸運底光輝來。

她懂得伏該爾耶底話，但她不知道他要把她怎樣。現在一切是定了的，她是拉希柴底合法妻子，除了他誰也沒有權利審判她：他現在是她底唯一的主人。

但當覺到了她自己身上底一切人底視線並看見他們都在等她說什麼時，她和善地抓住了伏該爾耶底肩頭。

「祝你光榮，老丈，但你說的不對！我能够怎麼辦呢，當我更比愛柴爾戈厲害地愛上了拉希柴的時候；誰能够命令我——也命令別人——愛誰，當連我們自己也不能够命令我們愛誰的時候？」

「一切都詫異於馬爾達說的話，因為那種話他們還從沒有聽見過。而現在他們聽見它們（出之於一個婦人之口）了。他們早已知道馬爾達是與別些姑娘不同的，然他們仍然驚異着。所以連伏該爾耶也開了嘴注視她，凜然地，甚至沒回答。

「而你們要我欺騙柴爾戈，嫁給他，卻比他更厲害地愛着拉希柴……假使我是這麼幹了，我早已做下了百十次更大的罪惡了。」

「自然……她是對的……她是一個婦人……」羣衆中響出這些聲音來。

「雖然我知道柴爾戈是愛我的，然我不能够知道這一切已碰到了的事將碰到他，——我對他的抱歉比你們中每個人都來得厲害……」

她沈思了一回，突然繼續說道：

「假使我知道了柴爾戈將碰到的事，我也不跟拉希柴結婚的。」

「她說得好！假使所有的姑娘都是那樣，那是更好了！」倍格羅克村人們說。

「現在我是不錯的，——但是，假使我是跟他結婚了——我是大大的欺騙了他，而且天天得作偽與撒謊……而我是不懂得作偽與撒謊的。」她又說，她底臉上射出真理與愛情底光輝。

「勇呀，馬爾達！」有些女人發喊着——你做得不錯！

但伏該爾耶，當他聽得了衆人第一遭直馬爾達而不直他的時候，憤然地以棒擊地，走開了。又有一隻烏鴉在他們上面飛過，靜默地，祇它底飛翼不祥地發響，接着在平靜的藍天中消失了。

倍格羅克村底男人與倍格羅克村底女人都快活地相互一瞥，全很快活，猶如他們纔聽得了一件快活的新聞。

他們知道，從有史可考的時候起，在柴汀那姑娘們都是依照她們自己底父母底命令而結婚的，知道有好多的妻子是不愛她們自己底丈夫的。他們也知道姑娘們甚至跟不愛的人結婚也不反對的，因為姑娘說愛情非世俗所許，她沒有權利指出那一個青年是她愛的。

所以他們由婦人口中聽得了那樣的話是驚奇不置的，但她底話他們聽了也全都很快活，祇有伏該爾耶以及一些老人們說，當了全村底面，向妻子們那樣說是不合禮的——而且說，他們所以直馬爾達，因為他們怕拉希柴的緣故。

於是倍格羅克村人四散走開了，與他們聚來時不同：他們向斯泰娜家來時像靜默的暴風之雲，滿含冰雹與雷電，但現在他們散開了，像晴朗的春的天空上底『仔羊羣』一樣。人家可以說那愛情，以其溫柔之氣息摩撫了一切人，除了那些生存於老身子與老思想裏的人們。

然而他們並不因此而停止對於柴爾戈的抱歉，——但他們除了怪他底惡劣的命運之外，不再怪怨什麼人了。

猶里柴與迦萊本來是最恨馬爾達與她底母親的，因為他們很愛他們自己底同伴。但現在，走着，猶里柴不能再固執了。

「既不能每個人都是不幸，也不能每個人都是幸福，有人甚至注定了該碰到不幸的！」
迦萊沈思起來了，猶如他在意識中搜尋什麼，隨後活潑地回答道：

「你知道那是什麼！姑娘底愛情相彷彿於環戲。兩個人不能夠得到它。誰是更勇敢的，誰也就是更幸福的，是這樣安排着環戲怎麼樣，姑娘也是怎麼樣……」

「恰是那樣——我們無需因此而悲傷，因為兩個人不能夠佔有同一個東西！」

那天一整天太陽快活地溫和地照着在倍格羅克村與全個地方上，人們回來了，平靜而滿足於他們自己底日常工作。祇有拉希柴不在倍格羅克村裏；他尋他自己底柴爾戈在遠村底偏僻地方，他沒聽見過一句寬心的話語。

七

在這東尋西找之中，重來了那炙熱的如火如荼的夏天，與夏偕來的又是一個八月，那時在帶藍色的煙霧與含灰塵的雲陣之中，五花八門的人羣開始走動起來，趕向靈異的聖母與玩環底賽場。

在柴汀那人家早已忘掉了柴爾戈，專說着那莊嚴的日子：八月十五與十八。

村莊與城市盡被人們所預備新衣服點綴一新，人家喂飽馬，擦亮兵器，因為在那幾天裏每個人都穿着結婚底服式，那樣神聖與英雄的日子別些地方是沒有的。

炎熱悶人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在國王底生日，好幾千人民聚集在賽場四周，等看環戲。——有些人是第一次看，有些人甚至第三十次了——但所有的人都快活地熱鬧地等待遊藝底開始，因為那種的美你永远不能够看個飽。

這個年頭看客彷彿比去年更多了。

人家都說拉希柴與傳令官阿拉夷又將一決勝負了，而且有些本來不想來的人也來了。從午時起已有大隊人羣從遠近的區域渡橋越野而來，猶如成羣的老鴉向一片新鮮的麵包奮飛着。就是五月時分的草地，也不能與此在焦炙陽光裏閃爍着的民衆底形形色色相匹敵。

而且那一切的五光十色、喧嘩、呼噪、騷擾、歌曲，以及後來城裏底遙遙之聲、玩環人底音樂之快樂聲調，均比太陽與酒更叫人沈醉。想到過去的許多年頭——在那些年頭裏他們底古英雄也如此一般地集會着——以及回憶，古代那些負傷與死者，使他們因日常操勞而僵硬的身子顫抖了。而尤其當關於勝利與光榮的兩種心和兩種勢力自行比較一下的時候，幾千人中無人想到那些戰士都是本國底子孫。他們想，一個是護衛祖國的人，別一個是祖國底仇敵——結果所有的心都歸向於勝利者，因為他非同志莫屬；誰是失敗者，一定就是「仇敵」，因為上帝自己常與優越者同在，而他們一邊也就是「公平」。

至於仇敵則必是一切想覆亡我們，而為勇敢與勢力所保全的東西。但一切勝利的人，僅戰勝

那個以妨害自由與勢力來束縛我們的東西，拯救我們的是那些傾注自身與外國人底鮮血的人。因為每次當人家傾注那些鮮血時，情勢就變得好一點……那些無數的等看跑的羣衆都不那麼沈思卻那麼感覺着。

因此在每個玩環人奔馳的時候，那些羣衆都顫抖着，因為這於他們不是一人的戰爭，而是全隊抵抗無數敵軍的戰爭。當有個玩環人中了中心的時候，那鎗是刺穿了敵軍的主將，並不是鐵環。但當看見兩不相讓的英雄時候——他們不知道誰是勝者，於是心驚色變了。

然而這種不安是極為快活的，遂使人家忘懷一切家事所有心思，都飛向那偉大的公共的事上去。——

收穫女留下了玉黍不收，割草人留下了草不割；母親帶了孩子，老人丟棄了自己底坐位都爲要看誰仍是勝利者，而且拉希柴與傳令官阿拉夷兩人中那一個是「我們的」。

倍格羅克村人以及鄰近的人都早已知道拉希柴不將參加賽跑了，因為他還常在尋柴爾戈，但從遠處來的人，都還想看一看別種的奇跡。那去年他們看見了的情景，是多麼激動他們，他們竟

整年不安地活着專等看環戲。可愛的環戲因有拉希柴與傳令官阿拉夷而更爲可愛，因爲英雄的遊藝，祇有是英雄來玩的時候纔是真美的。

……那顯耀的一隊玩環人開始在他們之間行走，猶如一隊年輕的王子，驕傲地騎着，伴以音樂挑釁的聲音。地震動了，軍器與銀板叮噠作響。

人民屏止了呼吸，以眼數着玩環人，但當他們沒在他們之間找到拉希柴時，一切都深深地嘆息奇異的聲音也從無數的喉嚨裏響出來了。那是一種不滿意與忿怒的聲音。

傳令官阿拉夷自己，最後騎着來了，他是兇惡而忿怒，因爲沒有一個是他相當的敵手，勝利一定屬他了。

「拉希柴不在這裏！」

「不在這裏！」

「這兒，見鬼的！」

「偉大的上帝殺死他吧！」

「他碰到什麼事了？」

「惡鬼捉他去了——這就是「什麼」！」

如此地各方面喊着、叱罵着，甚至已開始跑了的時候，那些不洞察他兒子柴爾戈所碰到的不幸的人們，還喊罵不停。

但至多兩個玩環人跑過了的時候，在賽跑出發的地方，聽見了偉大的呼喊、叱罵、笑聲以及那種擾動，使所有的人都寂然無聲，頭都向那方面去。

其時他們聽得了迅捷的馬底步聲，接着——在黑瘦的馬上出現一個騎士，那模樣實非夢想得到。

「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

猶如捷速的波浪從賽場底兩側晦澀地四散開來，那奇怪的東西如此地在眼前湧過。

那個騎在瘦黑馬上底人還很年輕而美，但他底衣服是很奇怪的。

他是赤腳的，他底襯褲極檻褸，短襖也是舊的，挂着鬆動的銀板，但還有許多別的東西。那是種

種陸上的海裏的蝸牛殼、橡實、各式的鈕子、各色的紙張、小鏡子——以及一切傍的人家能够在垃圾堆上尋到的東西。他底頭上有一頂大的皮帽，四周飾以羽毛，很像蠻王底王冠。那些毛是火鷄毛、雄雞毛、鴨毛、老鴉毛，——但也有兩根孔雀毛，可奇的是那些毛在跑的時候並不飄散。

在手裏那個奇異的騎士運一根人家用以趕牛的棒，但是那副模樣人家立刻看出他決定像玩環人用鎗一樣用那根棒。

真的，當他臨近環時，他舉起他自己底棒，對準它，恰像玩環人對準鎗一樣。

當他跑時，幾千個頭顱帶着不瞬地注視着的眼睛與開了的嘴隨着向他所走的地方，而靜寂則比去年拉希柴與傳令官阿拉夷賽跑時更有過之。祇有叢林從懷抱中有時升起來有時彎下去，像人底身體屈折着爲的要清楚地看那奇事一樣。

他們看見棒飛入了環底中心，環向那奇異的玩環人底手上轉下來，而他正奮力着想把那環從新從棒上擲入空中。但棒與玩環人底鎗不同，它是沒有『留情結』的，所以環在棒上少微飛上了一点，又滾下來打手上。那時那個人好像憤極，用力地振動那棒，腳拍着坐騎，像風一般地馳入

一條不在跑場範圍內底街道裏去。

憲兵們與警察們首先覺醒了，發步追上去，同時一些倍格羅克村底村女叫起來了：

「柴爾戈！」

「柴爾戈！……柴爾戈！……」其餘的倍格羅克村人也喊起來了。

「誰……？什麼……？爲什麼……？怎麼樣……？」許多問題聚了起來，一切都喧嘩發喊了，猶如旋風吹進乾燥的樹枝叢中。

「發癡的柴爾戈……！柴爾戈·契爾諾希耶……！拉希柴底兒子……！」

「魔女斯泰娜……馬爾達與海圖格軍官……」倍格羅克村人們回答着。

他們愛情底奇怪的歷史在這還更奇怪的形式中，人家很快地羣相講談了，於是那故事變得逐漸渾亂，逐漸相像於講述惡仙女與幽靈、迷人的堡與青年被化爲石頭等故事。

人家很可以說那一切人底腦子被強烈的太陽底炎熱煮沸了，因爲有些人帶着乾枯，有些人帶着滿口泡沫的嘴，用嘶啞的、繼續的聲音，講着關係瘋狂與愛情、英俊與美麗、底含糊而荒誕的故

事。

現在，在那些半瘋狂的忿激的人羣之間，既沒有柴爾戈，也沒有斯泰娜、拉希柴、馬爾達，——但他們底名字已撼搖了靈魂，震醒了他們，像在窒息之中，來了暴風底打擊一樣。

當人家聽得了柴爾戈底愛情與其漫遊，並聽得他不爲人害的時候，人家把他從獄裏放了出來，並且說：「他在上帝底平安中去吧，——他真也那樣不幹壞事呵！」

柴爾戈繼續在各處浪遊不息，但不再回到倍格羅克村來。他到了無論什麼地方，他總快活地講着，如何他將與他的繼母結婚，當他底父親死了並且當他得了環戲勝利的時候。

因此他們不再叫他「發瘋的柴爾戈」，但叫他「玩環人柴爾戈」了。